

容齋隨筆

宋洪邁著

第六冊

進步書局校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容齋三筆卷第九十六則

樞密兩長官

趙汝愚初拜相。陳駿自參知政事。除知樞密院。趙辭不受相印。乃改樞密使。而陳已供職。累日。朝論謂兩樞長。又名稱不同。為無典故。按熙寧元年。觀文殿學士新知大名府。陳升之過闕。留知樞密院。故事。樞密使與知院事不並置。時文彥博。呂公弼。既為使。神宗以升之三輔政。欲稍異其禮。且王安石意在抑彥博。故特命之。然則自有故事也。

赦放債負

淳熙十六年二月。登極赦。凡民間所欠債負。不以久近多少。一切除放。遂有方出錢旬日。未得一息。而弁本盡失之者。人不以為便。何澹為諫大夫。嘗論其事。遂令只償本錢。小人無義。幾至喧噪。紹熙五年七月。覃赦。乃只為蠲三年以前者。按晉高祖天福六年八月。赦云。私下債負。取利及一倍者。並放。此最為得。又云天福五年終。以前殘稅並放。而今時所放官物。常是以前二年為斷。則民已輸納。無及於惠矣。唯民間房賃欠負。則從一年以前皆免。比之區區五代。翻有所不若也。

馮道王溥

馮道為宰相。歷數朝。當漢隱帝時。著長樂老自敘云。余先自燕亡。歸河東。事莊宗。明宗。愍帝。清泰。帝。晉。高祖。少帝。契丹。主。漢。高祖。今上三世。贈至師。傅。階。自將。侍郎。至開府。儀。同。三。司。職。自幽州。巡。官。至武勝。軍。節。度。使。官。自試。大理。評。事。至兼。中。書。令。正。官。自中。書。舍。人。至戎。太。傅。漢。太。師。爵。自開。國。男。至齊。國。公。孝。於。家。忠。於。國。口。無。不。道。之。言。門。無。不。義。之。貨。下。不。欺。於。地。中。不。欺。於。人。上。不。欺。於。天。其。不。足。者。不。能。為。大。君。致。一。統。定。八。方。誠。有。愧。於。歷。官。何。以。答。乾。坤。之。施。老。而。自。樂。何。樂。如。之。道。此。文。載。於。范。質。五。代。通。錄。歐。陽。公。司。馬。溫。公。嘗。詆。誚。之。以。為。無。廉。恥。矣。王。溥。自。周。太。祖。之。末。為。相。至。國。朝。乾。德。二。年。罷。嘗。作。自。問。詩。述。其。踐。歷。其。序。云。予。年。二。十。有。五。舉。進。士。甲。科。從。周。祖。征。河。中。改。太。常。丞。登。朝。時。同。年。生。尚。未。釋。褐。不。日。作。相。在。郎。廟。凡。十。有。一。年。歷。事。四。朝。去。春。恩。制。改。太。子。太。保。每。思。菲。陋。當。此。榮。遇。十。五。年。間。遂。躋。極。品。儒。者。之。幸。殆。無。以。過。今。行。年。四。十。三。歲。自。朝。請。之。暇。但。宴。居。讀。佛。書。歌。詠。承。平。因。作。自。問。詩。十。五。章。以。志。本。末。此。序。見。三。朝。史。本。傳。而。詩。不。傳。頗。與。長。樂。敘。相。類。亦。可。議。也。

周玄豹相

唐莊宗時術士周玄豹以相法言人事多中。時明宗為內衙指揮使安重誨使他人易服而坐。召玄豹相之。玄豹曰。內衙貴將也。此不足當之。乃指明宗於下坐。曰。此是也。因為明宗言其後貴不可言。明宗即位。思玄豹以為神。將召至京師。宰相趙鳳諫乃止。觀此事則玄豹之方術可知。然馮道初自燕歸太原。監軍使張承業辟為本院巡官。甚重之。玄豹謂承業曰。馮生無前程。不可過用。書記盧質曰。我曾見杜黃裳寫真圖。道之狀貌酷類馮。將來必副大用。玄豹之言不足信也。承業於是薦道為霸府從事。其後位極人臣。考終牖下。五代諸臣皆莫能及。則豹未得擅唐許之譽也。道在晉天福中為上相。詔賜生辰器幣。道以幼屬亂離。早喪父母。不記生日。懇辭不受。然則道終身不可問命。獨有形狀可相。而善工亦失之如此。

### 鉅鐻滄浪

柳子厚鉅鐻潭西小丘記云。丘之小不能一畝。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予憐而售之。以茲丘之勝。致之澧水鄂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蘇子美滄浪亭記云。予游吳中。過郡學。東顧草樹鬱然。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並水得微徑於

雜花修竹之間。東趨數百步。有棄地三向。皆水。旁無民居。左右皆林木。相虧蔽。予愛而裴回。遂以錢四萬得之。予謂二境之勝絕如此。至於人棄不售。安知其後卒為名人賞踐。如滄浪亭者。今為韓新王家所有。價值數百萬矣。但鈷鉞復埋沒不可識。士之處世。遇與不遇。其亦如是哉。

### 司封失典故

南渡之後。臺省胥吏舊人多不存。後生習學。加以省記。不復諳悉典章。而司封以開曹之故。尤為不謹。舊法。大卿監以上。贈父至太尉止。餘官至吏部尚書止。今司封法餘官至金紫光祿大夫。蓋昔之吏書也。而中散以上。贈父至少師止。按政和以前。太尉在太傅上。其上唯有太師。故凡稱攝太尉者。皆為攝太傅。則贈者亦應如此。不應但許至少師也。生為執政。其身後但有子升朝。則累贈可至極品大國公。歐陽公位參知政事。太子少師。後以諸子恩至太師。充國公。而其子棐亦不過朝大夫耳。見於蘇公祭文。及黃門所撰神道碑。比年汪莊敏公任樞密使。以子贈太師。當封國公。而司封以為須一子為侍從。乃可。竟不肯施行。不知其說載於何法也。宋漢章卻以子贈至大國公。舊少卿監。遇恩封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自後再該加封。則每次增百戶。

無止法。今一封即止。舊學士待制。食邑千五百戶以上。每遇恩則加實封。若虛邑五百者。其實封加二百。虛邑三百二百者。實封加一百。今復不然。雖前執政亦只加虛邑三百耳。故侍從官多至實封百戶即止。尤可笑也。

老人該恩官封

晁無咎作積善堂記云。大觀元年大赦天下。民百歲。男子官。婦人封。任而父母年九十。官封如民百歲。於是故漳州軍事判官晁仲康之母黃氏年九十一矣。其第四子仲詢走京師狀其事。省中為漳州請。漳州雖沒。赦令初不異往者。丞相以為可而上之。封壽光縣大君。今自乾道以來。慶典屢下。仕者之父母年七十八十即得官封。而子已沒者。其家未嘗陳理為可惜也。

學士中丞

淳熙十四年九月。予以雜學士除翰林學士。蔣世脩以諫議大夫除御史中丞。時施聖輿在政府。語同列云。此二官不常置。今咄咄逼人。吾輩當自點檢。蓋謂其必大用也。已而皆不然。因考紹興中所除者。不暇縷述。姑從壽皇聖帝以後。至於紹熙五年。枚數之。為學士者九人。仲凡文安公。史魏公。伯凡文惠公。劉忠肅王。日嚴王。魯公。周

蓋公及子。其後李獻之也。二兄史劉王周皆擢執政。日嚴以耆老拜端明致仕。唯予出補郡。獻之遂踵武為中丞者六人。辛企李姚令則黃德潤蔣世脩謝昌國何自然也。辛姚黃皆執政。唯蔣補郡。昌國徙權尚書即去國。自然以本生母憂持服云。

### 漢高祖父母姓名

漢高祖父曰太公。母曰媪。見於史者如是而已。皇甫謐王符始撰為奇語云。太公名執嘉。又名媪。媪姓王氏。唐弘文館學士司馬貞作史記索隱云。母温氏。是時打得班固泗水亭長古石碑文。其字分明作温云。母温氏。與賈膺復徐彥伯魏奉古等執對反覆深歎古人未聞聊記異見。子竊謂固果有此明證。何不載之於漢紀。疑亦後世好事者如皇甫之徒所增加耳。又嘗在嶺外見康州龍媪廟碑。亦云姓温氏。則指媪為温者不一也。唐小說纂異記載三史王生醉入高祖廟。見高祖云。朕之中外泗水亭長碑。昭然具載。外族温氏。蓋不根誕妄之說。

### 君臣事迹屏風

唐憲宗元和二年。製君臣事迹。上以天下無事。留意典墳。每覽前代興亡得失之事。皆三復其言。遂采尚書春秋後傳史記漢書三國志晏子春秋吳越春秋新序說苑。

等書。君臣行事。可為龜鑑者。集成十四篇。自製其序。寫於屏風。列之御座之右。書屏風六扇於中。宣示宰臣李藩等。皆進表稱賀。白居易翰林制詔。有批李夷簡及百寮嚴綬等賀表。其略云。取而作鑑。書以為屏。與其散在圖書。心存而景慕。不若列之繪素。目覩而躬行。庶將為後事之師。不獨觀古人之象。又云森然在目。如見其人。論列是非。既庶幾為坐隅之戒。發揮獻納。亦足以開臣下之心。居易代言。可謂詳盡。又以見唐世人主作一事。而中外至於表賀。又答詔勤渠如此。亦幾於叢脞矣。憲宗此書有辨邪政去奢泰兩篇。而末年用皇甫鏗而去裴度。荒於遊宴。死於宦侍之手。屏風本意。果安在哉。

### 僧道科目

唐末帝清泰二年二月。功德使奏。每年誕節。諸州府奏薦僧道。其僧尼欲立講論科。講經科。表白科。文章應制科。持念科。禪科。聲贊科。道士經法科。講論科。文章應制科。表白科。聲贊科。梵修科。以試其能。否從之。此事見舊五代史。記不知曾行與否。至何時而罷也。蓋是時猶未嘗賣祠部度牒耳。周世宗廢併寺院。有詔約束云。男年十五以上。念得經文一百紙。或讀得五百紙。女年十三以上。念得經文七十紙。或讀得三

百紙者。經本府陳狀乞剃頭。委錄事參軍本判官試驗。兩京大名京兆府青州各起置戒壇。候受戒時。兩京委祠部差官引試。其三處祇委判官。逐處聞奏。候勅下。委祠部給付憑由。方得剃頭受戒。其防禁之詳如此。非若今時只納錢於官。便可出家也。念經讀經之異。疑為背誦與對本云。

### 射佃逃田

漢之法制。大抵因秦而隨宜損益。不害其為炎漢唐之法制。大抵因隋小加振飾。不害其為盛唐國家當五季衰亂之後。其究不下秦隋。然一時設施。固亦有可采取。按周世宗顯德二年。詔應逃戶莊田。並許人請射承佃。供納稅租。如三周年內。本戶來歸者。其桑田不計荒熟。並交還一半。五周年內歸業者。三分交還一分。如五周年外。除本戶墳塋外。不在交付之限。其近北諸州。陷蕃人戶來歸業者。五周年內三分交還二分。十周年內還一半。十五周年內三分還一。此外者不在交還之限。其旨明白。人人可曉。非若今之令式文書。盈於几閣。為猾吏舞文之具。故有捨去物業三五十一年。妄人詐稱逃戶子孫。以錢買吏而奪見佃者。為可歎也。

### 周世宗好殺

史稱周世宗用法太嚴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真之極刑予既書於續筆矣薛居正舊史記載其事甚備而歐陽公多芟去今略記於此樊愛能何徽以用兵先潰軍法當誅無可言者其他如宋州巡檢供奉官竹奉璘以捕盜不獲左羽林大將軍孟漢卿以監納取耗刑部員外郎陳渥以檢田失實濟州馬軍都指揮使康儼以橋道不謹內供奉官孫延希以督修永福殿而役夫有就瓦中噉飯者密州防禦副使侯希進以不奉使者命檢視夏苗左藏庫使符令光以造軍士袍襦不辦楚州防禦使張順以隱落稅錢皆抵極刑而其罪有不至死者

### 孟字義訓

一字數義固有之矣。若孟字只是最長最先之稱。如所謂孟侯孟孫元妃孟子孟春孟夏之類是也。國語優施謂里克妻曰。主孟咱我。注云大夫之妻稱主。從夫稱也。而謂孟為里克妻字。則非矣。又云孟一作盪。史記呂后本紀注中引此句。而司馬貞索隱乃云孟者且也。言且咱我物其說無所據。班固幽通賦盪孟晉以趨羣。李善乃注孟為勉。蜀王衍書其臣徐延瓊宅壁為孟言。蜀語謂孟為強。故以戲之。其後孟知祥得蜀。館於徐第。以為己識此義。又為無稽也。東坡與歐陽叔弼詩云。主孟當咱我。王

鱗金鯉魚。正用優施語。魯之寶刀曰孟勞。不詳其義。

向巨原詩

亡友向巨源。自少時能作詩。予初識之於梁宏夫坐上。未深知之也。是日偕二友從吳傅朋游芝山。登五老亭。以駕言出游分韻賦詩。巨原得駕字。其語云。茲山何巍巍。氣欲等嵩華。從公二三子。勝日飽閒暇。躋攀謝車輿。自辦兩不借。捫蘿覓幽磴。行椒得孤榭。側送夕陽移。俯視高鳥下。登臨記曩昔。歲月驚代謝。卻數一周星。復命千里駕。身從泛梗流。事與浮雲化。竭來共一尊。似為天所赦。明發還問塗。合離足悲吒。詩成。觀者皆服。傅朋游絲詩卷數百篇。巨源獨不深歎美之。頗記其數句曰。先生著名節。百世追延陵。我評先生賢。不以能書稱。功成磨蒼崖。盛德頌日升。勿書陵雲榜。華顛踏高層。句格超峻。其旨皆有規諷。與前所紀劉彥冲古風相類也。後稟其平生所作數千篇。目為葵齋雜藁。倩予為序。時予在章貢。及序成持寄之。則已卧病。僅能於枕上一讀而已。巨原初見韓子蒼。得一詩曰。老子真祠地。君來覓紙題。文如士衡後。年與正平齊。聞說鍾陵郡。官居章水西。沿翁詩律在。佳處可時攜。而韓集佚不收。但見序中耳。

葉晦叔詩

亡友葉黯晦叔嘗除勅令所刪定官。紹興十九年為福建帥。屬予嘗因春補諸生。白於府主。邀與同考。校鎖宿貢院兩旬。予作長句云。沈沈廣厦清如水。市聲人聲不到耳。一聞十日豈天賜。慙愧紛紛白袍子。相逢更得金玉人。久矣眼中無此士。連牀夜語不成寐。往往雞聲忽驚起。是中差樂真難名。昔者相遇安得此。但憐時節不相謀。正墮清明寒食裏。梨花已空海棠謝。外間物色知餘幾。只恐雨風摧折之。負此一春吾過矣。謝公尋山飽閒暇。應笑腐儒黏故紙。錦囊得句應已多。萬一相思頻寄似。時謝景思為參議官。故卒章簡之。晦叔和篇云。文章萬言抵杯水。世上虛名徒爾耳。我嘗自笑一生癡。那更將癡笑羣子。大屋沈沈餘百年。到今所聞知幾士。看渠得失自偶然。其間悲喜從何起。君聞我言亦大笑。為說萬事總如此。缺兩句急須了卻公家事。門外不知春有幾。缺三句飛雨時聞打窗紙。他年萬一復相從。未必從容今日似。其語意超新。惜不能盡憶。又嘗云五十六言。大抵多引韻起。若以側句入。尤峻健。如老杜幽棲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是也。然此猶是作對。若以散句起。又佳。如苦憶荊州醉司馬。謫官樽俎定常閒是也。故予自福倅滿歸。晦叔以二詩送別。正用此體。

一章云。一門伯仲知誰是。四海文章正數君。何事與予如舊識。由來於世兩相聞。閒官各喜光陰賸。勝地空多物色分。忽復翩然從此去。便應變化上青雲。二章云。此地相從驚歲晚。登臨况自客歸時。卻將襟抱向誰可。正爾艱難惟子知。情到中年工作惡。別於生世易為悲。梅花盡醉清江上。黯澹西風凍雨垂。可謂奇作。然相別不兩年。即下世。每誦味其語。輒為悽然。因刻所作容齋記。嘗識於末。

容齋三筆卷第十 十七則

詞學科目

熙寧罷詩賦。元祐復之。至紹聖又罷。於是學者不復習為應用之文。紹聖二年始立宏詞科。除詔誥制勅不試外。其章表露布檄書頌箴銘序記誠諭凡九種。以四題作兩場引試。唯進士得預而專用國朝及時事為題。每取不得過五人。大觀四年改立詞學兼茂科。增試制詔各二篇。以歷代史故事每歲一試。所取不得過三人。紹興三年工部侍郎李擢又乞取兩科裁訂別立一科。遂增為十二體。曰制曰誥曰詔曰表曰露布曰檄曰箴曰銘曰記曰贊曰頌曰序。凡三場試六篇。每場一古一今。而許卿大夫之任子亦就試。為博學宏詞科。所取不得過五人。任子中選者。賜進士第。雖用唐時科目。而所試文則非也。自乙卯至於紹熙癸丑二十勝。或三人。或二人。或一人。并之三十三人。而紹熙庚戌闕不取其以任子進者。湯岐公至宰相。王日嚴至翰林承旨。李獻之學士。陳子象兵部侍郎。湯朝美右史。陳峴方進用。而予兄弟居其間。文惠公至宰相。文安公至執政。予冒處翰苑。此外皆條已登科人。然擢用者唯周益公至宰相。周茂振執政。沈德和莫子齊倪正父莫仲謙趙大本傅景仁至侍從。葉伯益

季元衡至左右史。錄多碌碌而見存未顯者。陳宗召也。然則吾家所蒙亦云過矣。

### 唐夜試進士

唐進士入舉場得用燭。故或者以為自平旦至通宵。劉虛曰。有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之句。及三條燭盡之說。按舊五代史選舉志云。長興二年。禮部貢院奏。當司奉堂帖。夜試進士。有何條格者。勅旨秋來赴舉。備有常程。夜後為文。曾無舊制。王道以明規是設。公事須白晝頒行。其進士並令排門齊入就試。至閉門時試畢。內有先了者。上曆晝時旋令先出。其入策亦須晝試。應諸科對策。並依此例。則晝試進士。非前例也。清泰二年。貢院又請進士試雜文。並點門入省。經宿就試。至晉開運元年。又因禮部尚書知貢舉竇正固奏。自前考試進士。皆以三條燭為限。並諸色舉人有懷藏書冊。不令就試。未知於何時復有更革。白樂天集中奏狀云。進士許用書冊。兼得通宵。但不明言入試朝暮也。

### 納細絹尺度

周顯德三年。勅舊制織造。純細絹布。綾羅錦綺紗縠等。幅闊二尺起。來年後。並須及二尺五分。宜令諸道州府。來年所納官絹。每匹須及一十二兩。其純細。只要夾密。停

勻。不定斤兩。其納官絀絹。依舊長四十二尺。乃知今之稅絹尺度。長短闊狹。斤兩輕重。頗本於此。

### 朱梁輕賦

朱梁之惡。最為歐陽公五代史記所斥詈。然輕賦一事。舊史取之。而新書不為拈出。其語云。梁祖之開國也。屬黃巢大亂之餘。以夷門一鎮。外嚴烽火。內辟污萊。厲以耕桑。薄以租賦。士雖苦戰。民則樂輸。二紀之間。俄成霸業。及末帝與莊宗對壘於河上。河南之民。雖困於輦運。亦未至流亡。其義無他。蓋賦斂輕而丘園可戀故也。及莊宗平定梁室。任吏人孔謙為租庸使。峻法以利下。厚斂以奉上。民產雖竭。軍食尚虧。加以兵革。因之以饑饉。不四三年。以致顛隕。其義無他。蓋賦役重而寰區失望故也。予以事考之。此論誠然。有國有家者之龜鑑也。資治通鑑亦不載此一節。

### 坎離陰陽

坎位正北。當幽陰肅殺之地。其象於易為水。為月。董仲舒所謂陰常居太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然而謂之陽。離位正南。當文明赫赫之地。於易為日。為火。仲舒所謂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然而謂之陰。豈非以陰生於午。陽生於子故邪。司

馬貞云。天是陽而南是陽位。故木亦是陽。所以木正為南正也。火是地正亦稱北正者。火數二。二地數。地陰主北方。故火正亦稱北正。究其極。擊頗似難曉。聖人無所云。古先名儒以至於今。亦未有論之者。

### 前執政為尚書

祖宗朝曾為執政。其後入朝為他官者甚多。自元豐改官制後。但為尚書曾孝寬。自簽書樞密去位。復拜吏部尚書。韓忠彥自知樞密院出藩。以吏書名。李清臣。蒲宗孟。王存。皆嘗為左丞。而清臣存復拜吏書。宗孟兵書。先是元祐六年。清臣除目下為給事中。范祖禹封還。朝廷未決。繼又進擬宗孟兵部右丞。蘇轍言不如且止。左僕射呂大防於簾前奏諸部久闕尚書。見在人皆資淺。未可用。又不可闕官。須至用前執政。轍曰。尚書闕官已數年。何嘗闕事。遂已。胡宗愈嘗為右丞。召拜禮書吏書。自崇寧以來。乃不復然。

### 河伯娶婦

史記褚先生所書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問民所疾苦。長老曰。吾為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

伯娶婦與祝巫分其餘錢持歸。巫行視小家女好者，即聘娶。為治齋宮河上，粉飾女，浮之河中而沒。其人家有好女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豹曰：至娶婦時，吾亦往送，遂投大巫姬及三弟子并三老於河，乃罷去。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予按此事，蓋出於一時雜傳記疑，未必有實。而六國表秦獻公八年初以君主妻河，言初者自此年而始，不知止於何時。注家無說。司馬貞史記索隱乃云初以君主妻河，謂初以此年取他女為君主。君主猶公主也。妻河謂嫁之河伯。故魏俗猶為河伯娶婦，蓋其遺風，然則此事秦魏皆有之矣。

### 六經用字

六經之道同歸，旨意未嘗不一，而用字則有不同者。如佑祐右三字一也，而在書為佑，在易為祐，在詩為右，惟維唯一也，而在書為惟，在詩為維，在易為唯，左傳亦然。又如易之无字，周禮之漢眡，蠱蠱，臬臬，剡剡，等字，他經皆不然。今人書无咎，无妄，多作無失之矣。孝宗初登極，以潛邸為佑聖觀，令玉冊官篆牌，奏云篆法佑字無立人，只單作右字，道士力爭以為觀各去人，恐不可安跡，有旨特增之。

### 鄂州興唐寺鐘

鄂州城北鳳凰山之陰。有佛刹曰興唐寺。其小閣有鐘。題誌云。大唐天祐二年三月十五日新鑄。勒官階姓名者兩人。一曰金紫光祿大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陳知新。一曰銀青光祿大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楊琮。大字之下。皆當有夫字。而悉削去。觀者莫能曉。五代新舊史九國志。竝無其說。唯劉道原十國紀年。載楊行密之父名怱。怱與夫同音。是時行密據淮南。方破杜洪於鄂。而有其地。故將佐為諱之。行密之子渭。建國之後。改文敬諸大夫為大卿。御史大夫為御史大憲。更可證也。鄱陽浮洲寺有吳武義二年銅鐘。安國寺有順義三年鐘。皆刺史呂師造。題官稱曰光祿大卿檢校太保兼御史大卿。然則亦非大憲也。王得臣塵史嘗辨此事。而云行密遣劉存破鄂州。知新琮不預。志傳皆略而不書。予又按楊溥時劉存以鄂岳觀察使為都招討使。知新以岳州刺史為團練使。同將兵擊楚。為所執殺。則知新乃存偏裨。非不預也。

### 禰衡輕曹操

孔融薦禰衡。以為淑質正亮。英才卓犖。志懷霜雪。疾惡若讐。任座史魚。殆無以過。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數稱述於曹操。操欲見之。衡素相輕疾。不肯往。而數有恣言操懷

忿因名之擊鼓裸身辱之融為見操說其狂疾求得自謝操喜勅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宴衡乃坐於營門言語悖逆操怒送與劉表衡為融所薦東坡謂融視操特鬼域之雄其勢決不兩立非融誅操則操害融而衡平生惟善融及楊修嘗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融修皆死於操手衡無由得全漢史言其尚氣剛傲矯時慢物此蓋不知其鄙賤曹操故陷身危機所謂語皆狂悖者必誦斥其有僭篡之志耳劉表復不能容以與黃祖觀其所著鸚鵡賦專以自况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如云嬉遊高峻栖峙幽深飛不妄集翔必擇林雖周旋於羽毛固殊智而異心配鸞皇而等美焉比翼於眾禽又云彼賢哲之逢患猶棲遲以羈旅矧禽鳥之微物能馴擾以安處又云嗟祿命之哀薄奚遭時以嶮峨豈言語以階亂將不密以致危又云顧六翩之殘毀雖奮迅其焉如心懷歸而弗果徒怨毒於一隅卒章云苟竭心於所事敢背惠以忘初期守死以報德甘盡辭以效愚予每三復其文而悲傷之李太白詩云魏帝營八極蟻觀一禰衡黃祖斗筭人殺之受惡名吳江賦鸚鵡落筆超羣英鏘鏘振金石句句欲飛鳴鶯鴉咏孤鳳千春傷我情此論最為精當也

禁中文書

韓魏公為相。密與仁宗議定立嗣。公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熈寧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壽皇聖帝自德壽持喪還宮。二十五日有旨召對。與吏部尚書蕭燧同引中使先諭旨曰：「教內翰留身。」既對乃旋於東華門內行廊下夾一素幄御榻。後出一紙錄唐貞觀中太子承乾監國事以相示。蕭先退。上與邁言。欲令皇太子參決萬機。使條具合行事宜。仍戒云：「進人文字須是密。」邁奏言當親自書寫實封詣通進司。上曰：「也只翦開。不如分付近上一箇內臣。」邁又言臣無由可與內臣相聞知。惟御藥是學士院承受文字。尋常只是公家文書傳達。今則不可。欲俟檢索典故了日。卻再乞對面納。上曰：「極好。」於是七日間三得從容。乃知禁廷機事深畏漏泄如此。其詳見於所記見聞事實

老子之言

老子之言。大抵以無為無名為本。至於絕聖棄智。然所云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乃似於用機械而有心者。微言淵奧。固莫探其旨也。

孔叢子

前漢枚乘與吳王濞書曰。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孔叢子嘉言篇載子貢之言曰。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重而鎮之。繫絕於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枚叔全用此語。漢書注諸家皆不引證。唯李善注文選有之。予按孔叢子一書。漢藝文志不載。蓋劉向父子所未見。但於儒家有太常蓺侯孔臧十篇。今此書之末有連叢子上下二卷。云孔臧著書十篇。疑即是已。然所謂叢子者。本陳涉博士孔鮒子魚所論集。凡二十一篇。為六卷。唐以前不為人所稱。至嘉祐四年。宋咸始為注釋。以進。遂傳於世。今讀其文。略無楚漢間氣骨。豈非齊梁以來好事者所作乎。孔子家語著錄於漢志二十七卷。顏師古云。非今所有家語也。

### 小星詩

詩序不知何人所作。或是或非。前人論之多矣。唯小星一篇。顯為可議。大序云。惠及下也。而繼之曰。夫人惠及賤妾。進御於君。故毛鄭從而為之辭。而鄭箋為甚。其釋肅

肅宵征抱衾與裯兩句。謂諸妾肅肅然而行。或早或夜在於君所。以次序進御。又云裯者牀帳也。謂諸妾夜行抱被與牀帳待進御。且諸侯有一國。其宮中嬪妾雖云至下。固非閭閻賤微之比。何至於抱衾而行。况於牀帳勢非一己之力所能致者。其說可謂陋矣。此詩本是詠使者遠適。夙夜征行。不敢慢君命之意。與殷其雷之指同。

### 桃源行

陶淵明作桃源記云。源中人自言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系之以詩曰。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遊。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自是之後。詩人多賦桃源行。不過稱贊仙家之樂。唯韓公云。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世俗那知偽為真。至今傳者武陵人。亦不及淵明所以作記之意。按宋書本傳云。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故武臣注文選用其語。又繼之云。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此說雖經前輩所詆。然予竊意桃源之事。以避秦為言。至云無論魏晉。乃寓意於劉裕。託之於秦。借以為喻耳。近時胡宏仁仲一詩。屈折有奇味。大略云。靖節先生絕世

人奈何記偽不考真。先生高步窘末代。雅志不肯為秦民。故作斯文寫幽意。要似寰海離風塵。其說得之矣。

司封贈典之失

前所書司封失典故。偶復憶一事。尤為可笑。紹興二十八年郊祀赦恩。資政殿學士樓焯父已贈少師。乞加贈。司封以資政殿學士。係只封贈一代。父既至少師。不合加贈。獨改封其母范氏歐陽氏為秦國魏國夫人。蓋樓公雖嘗為執政。而見居官職。須大學士。乃恩及二代。故但用侍從常格。資政殿學士施鉅父仲說。已贈太子太保。加為宮傅。亦不及祖也。乾道六年。仲兄以端明殿學士知太平州。是年郊赦。伯兄已贈祖為太保。而轉運司移牒太平州云。準吏部牒取會本路曾任執政官。合封贈二代者。仲兄既具以報。又再行下時。祖母及父母已至極品。於是以祖為言。遂復贈太傅。命詞給告。殊非端殿所當得。不知省部一時何所據也。

長已之已

律書釋十母十二子之義。大略與今所言同。唯至四月云。其於十二子為已。已者言陽氣之已盡也。據此則長已之已。乃為矣音。其他引二十八宿。謂柳為注。畢為濁。昴

為留。亦見於毛詩注及左氏傳。如詩謂營室為定星也。

碑誌不書名

碑誌之作。本孝子慈孫欲以稱揚其父祖之功德。播之當時。而垂之後世。當直存其名。字無所避隱。然東漢諸銘載其先代。多只書官如淳于長夏承碑云。東萊府君之孫太尉掾之中子。右中郎將之弟。李翊碑云。牂牁太守曾孫謁者孫從事君元子之類是也。自唐及本朝。名人文集所志。往往只稱君諱某字某。至於記序之文亦然。王荆公為多。殆與求文揚名之旨為不相契。東坡先生送路都曹詩。首言乖崖公在蜀。有錄事參軍老病廢事。公責之。遂求去。以詩留別。所謂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意濃者。公驚謝之曰。吾過矣。同僚有詩人而吾不知。因留而慰薦之。坡幼時聞父老言。恨不問其姓名。及守潁州。而都曹路君以小疾求致仕。誦此語留之不可。乃采前人意作詩送之。其詩大略云。結髮空百戰。市人看先封。誰能搔白首。抱關望夕烽。則路君之賢而不遇可知矣。然亦不書其名。使之少獲表見。又為可惜也。

漢文帝不用兵

史記律書云。高祖厭苦軍事。偃武休息。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擁兵。

阻阨。選端觀望。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今匈奴內侵。邊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為動心。傷痛無日忘之。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富盛。粟至十餘錢。予謂孝文之仁德如此。與武帝黷武窮兵。為霄壤不侔矣。然班史略不及此事。資治通鑑亦不編入。使其事不甚暴白。惜哉。

### 帝王諱名

帝王諱名。自周世始有此制。然只避之於本朝中耳。克昌厥後。駿發爾私。成王時所作詩。昌發不為文武諱也。宣王名誦。而吉甫作誦之句。正在其時。厲王名胡。而胡為虺蜴。胡然厲矣之句。在其孫幽王時。小國曰胡。亦自若也。襄王名鄭。而鄭不改封。至於出居其國。使者告於秦晉曰。鄙在鄭地。受晉文公朝。而鄭伯傳王。唯秦始皇以父莊襄王名楚。稱楚曰荆。其名曰政。自避其嫌。以正月為一月。蓋已非周禮矣。漢代所謂邦之字曰國。盈之字曰滿。徹之字曰通。雖但諱本字。而史民犯者有刑。唐太宗名世民。在位之日。不偏諱。政戴胄。唐儉為民部尚書。虞世南。李世勣。在朝。至於高宗。

始改民部為戶部。世勣但為勣。韓公諱辨云。今上書及詔不聞諱。浙勢秉機。惟宦官  
宮妾乃不敢言喻。及機以為觸犯此數者。皆其先世嫌名也。本朝尚文之習大盛。故  
禮官討論。每欲其多廟諱。遂有五十十字者。舉場試卷。小涉疑似。士人輒不敢用。一或  
犯之。往往暗行黜落。方州科舉尤甚。此風殆不可革。然太祖諱下字內有從木從勻  
者。廣韻於進字中亦收。張魏公以名其子。而音為進。太宗諱字內有從耳從火者。又  
有梗音。今為人姓如故。高宗諱內從勻從口者亦然。真宗諱從心從亘音胡登切。若  
缺其一畫。則為恒。遂并恒字不敢用。而易為常矣。

### 家諱中字

士大夫除官。於官稱及州府曹局名犯家諱者。聽回避。此常行之法也。李燾仁甫之  
父名中。當贈中奉大夫。仁甫請於朝。謂當告家廟與自身不同。乞用元豐以前官制。  
贈光祿卿。丞相頗欲許之。予在西垣聞其說。為諸公言。今一變成式。則他日贈中大  
夫必為祕書監。贈太中大夫必為諫議矣。法不可行。遂止。李愿為江東提刑。以父名  
中。所部遂呼為通議。蓋近世率妄稱太中也。李自稱只以本秩曰朝散。黃通老資政  
之子為臨安通判。府中亦稱為通議。而受之自如。

記張元事

自古夷狄之臣來入中國者。必為人用。由余入秦。穆公以霸。金日磾仕漢。脫武帝五柞之厄。唐世尤多。執失思力。阿史那社爾。李臨淮。高仙芝。渾瑊。李懷光。硤跌。光顏。朱耶克用。皆立大功名。不可殫紀。然亦在朝廷所以御之。否則為郭藥師矣。儻使中國英雋。翻致力於異域。忘壯士以資敵國者。固亦多有。賈季在狄。晉六卿以為難。日至。桓溫不能留王猛。使為苻堅用。唐莊宗不能知韓延徽。使為阿保機用。皆是也。西夏曩霄之叛。其謀皆出於華州士人張元與吳昊。而其事本末。國史不書。比得田晝承君集實紀其事云。張元吳昊姚嗣宗。皆關中人。負氣倜儻。有縱橫才。相與友善。嘗薄遊塞上。觀覘山川風俗。有經略西鄙意。姚題詩崆峒山寺壁。在兩界間。云。南粵干戈未息肩。五原金鼓又轟天。崆峒山叟笑無語。飽聽松聲春晝眠。范文正公巡邊見之。大驚。又有踏破賀蘭石。掃清西海塵之句。張為鸚鵡詩。卒章曰。好著金籠收拾取。莫教飛去別人家。吳亦有詩。將謁韓范二帥。恥自屈不肯往。乃磨大石刻詩其上。使壯夫拽之於通衢。三人從後哭之。欲以鼓動二帥。既而果召與相見。躊躇未用間。張吳徑走西夏。范公以急騎追之不及。乃表姚入幕府。張吳既至夏國。夏人倚為謀主。以

抗朝廷。連兵十餘年。西方至為疲弊。職此二人為之時。二人家屬蠶屨隨州。聞使謀者矯中國詔釋之。人未有知者。後乃聞西人臨境作樂迎此二家而去。自是邊帥始待士矣。姚又有述懷詩曰。大開雙白眼。只見一青天。張有雪詩曰。五丁仗劍決雲霓。直取銀河下帝畿。戰死玉龍三十萬。敗鱗風卷滿天飛。吳詩獨不傳。觀此數聯。可想見其人非池中物也。承君所記如此。予謂張吳在夏國。然後舉事。不應韓范作帥日尚猶在關中。豈非記其歲時先後不審乎。姚張詩筆談諸書。頗亦紀載張吳之名。正與羌酋二字同。蓋非偶然也。

### 宮室土木

秦始皇作阿房宮。徙蜀荆地材至關中。役徒七十萬人。隋煬帝營宮室。近山無大木。皆致之遠方。二千人曳一柱。以木為輪。則曼摩火出。乃鑄鐵為轂。行一二里。輒輒破。別使數百人齎穀隨而易之。晝日不過行二三十里。計一柱之費。已用數十萬功。大中祥符間。嘉佞之臣。罔真宗以符瑞。大興土木之役。以為道宮。玉清昭應之建。丁謂為修宮使。凡役工日至三四萬。所用有秦隴岐同之松。嵐蘭石汾陰之柏。潭衡道水。鼎吉之楸。枿楮温台。衢吉之檣。永澧處之楓。樟潭柳。明越之杉。鄭淄之青石。衡州之

碧石。萊州之白石。絳州之班石。吳越之奇石。洛水之石卵。宜聖庫之銀。朱桂州之丹砂。河南之赭土。衢州之朱土。梓信之石青石碌。磁相之黛。秦階之雌黃。廣州之藤黃。孟澤之槐華。虢州之鉛丹。信州之土黃。河南之胡粉。衛州之白堊。鄆州之蚌粉。充澤墨。歸歛之漆。萊蕪興國之鐵。其木石皆遺所在官部兵民入山谷伐取。又於京師置局化銅為餉。冶金薄鍛鐵以給用。凡東西三百一十步。南北百四十三步。地多黑土。疏惡於京東北。取良土易之。自三尺至一丈。有六等。起二年四月至七年十一月。宮成總二千六百一十區。不及二十年。天火一夕焚蕪。但存一殿。是時役徧天下。而至尊無窮。兵黷武聲。色苑園嚴刑峻法之舉。故民間樂從。無一違命。視秦隋二代。萬萬不侔矣。然一時賢識之士。猶為盛世惜之。國史志載其事。欲以為夸。然不若掩之。之為愈也。沈括筆談云。温州鴈蕩山。前世人所不見。故謝靈運為太守。未嘗游歷。因昭應宮採木。深入窮山。此境始露於外。他可知矣。

歲月日風雷雄雌

虞喜天文論漢太初曆十一月甲子夜半冬至云。歲雄在闕。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觜。日雄在子。又云甲歲雄也。畢月雌也。厥月雌也。大抵以十干為歲陽。故謂

之雄。十二支為歲陰。故謂之雌。但畢宿為月雄。雌不可曉。今之言陰陽者。未嘗用雌雄二字也。郎顛傳引易雌雄秘歷。今亡。此書宋玉風賦有雄風雌風之說。沈約有雌霓連蜺之句。春秋元命包曰陰陽合而為雷。師曠占曰春雷始起其音格格其霹靂者。所謂雄雷。旱氣也。其鳴依音。音不大霹靂者。所謂雌雷。水氣也。見法苑珠林。予家有故書一種。曰孝經雌雄圖。云出京房易傳。亦曰星占相書也。

### 東坡三詩

東坡初赴惠州。過峽山寺。不值主人。故其詩云。山僧本幽獨。乞食况未還。雲碓水自舂。松門風為關。石泉解娛客。琴筑鳴空山。既至惠州。殘臘獨出。至栖禪寺。亦不逢一僧。故其詩云。江邊有微行。詰曲背城市。平湖春草合。步到栖禪寺。堂空不見人。老稚掩關睡。所營在一食。食已寧復事。客行豈無得。施子淨掃地。風松獨不靜。送我作鼓吹。後在儋耳。作觀碁詩。記游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闔戶。晝寢獨聞碁聲云。五老峯前。白鶴遺址。長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獨游。不逢一士。誰歟碁者。戶外屨二。不聞人聲。時聞落子。其寂寞冷落之味。可以想見。句語之妙。一至於此。

### 天文七政

尚書舜典以齊七政。孔安國本注謂日月五星也。而馬融云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主日。第二主月。第三曰命火。謂熒惑也。第四曰煞土。謂鎮星也。第五曰代水。謂辰星也。第六曰危木。謂歲星也。第七曰剽金。謂太白也。日月五星各異。故曰七政。尚書大傳一說。又以為七政者。謂春夏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為政也。人道正而萬事順成。三說不同。然不若孔氏之明白也。

### 符讀書城南

符讀書城南一章。韓文公以訓其子。使之腹有詩書。致力於學。其美意矣。然所謂一為公與相。潭潭府中居。不見公與相。起身自犁鋤等語。乃是覬覦富貴為可議也。杜牧之寄小姪阿宜詩。亦云朝廷用文治。大開官職場。願爾出門去。取官如驅羊。其意與韓類也。予向為陳鑄作城南堂記。亦及此意云。

### 致仕官上壽

范蜀公自翰林學士以本官戶部侍郎致仕。仍居京師。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著為令。韓康公元祐二年。以司空致仕。太皇太后受冊。乞隨班稱賀。而降詔免赴。二者不同如此。

五經字義相反

治之與亂。順之與擾。定之與荒。香之與臭。遂之與潰。皆美惡相對之字。然五經用之。或相反。如亂臣十人。亂越我家。惟以亂民亂為四方新辟。亂為四輔。厥亂明我新造。邦丕乃俾亂之類。以亂訓治也。安擾邦國。擾而殺。擾龍六擾之類。以擾訓順也。荒度土功。遂荒大東。大王荒之。葛藟荒之之類。以荒訓定也。無聲無臭。胡臭亶時。其臭羶臭。陰達於淵泉之類。以臭訓香也。是用不潰於成。草不潰茂之類。以潰訓遂也。鄭康成箋。毛詩潰成。與毛皆釋為遂。及至於潰茂。則以為潰當作彙。彙茂貌也。自為異同如此。

鎮星為福

世之伎術。以五星論命者。大率以火土為惡。故有晝忌火星。夜忌土之語。土鎮星也。行遲。每至一宮。則二歲四月乃去。以故為災最久。然以國家論之。則不然。符堅欲南伐。歲鎮守斗。識者以為不利。史記天官書云。五潢五帝居。舍火入旱。金兵水水。宋均曰。不言木土者。德星不為害也。又云。五星犯北。落軍起火。金水尤甚。木土軍吉。又云。鎮星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已去而復還居之。其國得土。若當居而不居。既已居之。

又西東去。其國失土。其居久。其國福厚。其居易也。輕速福薄如此。則鎮星乃為大福德。與木亡異。豈非國家休祥所係。非民庶可得侔耶。

東坡引用史傳

東坡先生作文。引用史傳。必詳述本末。有至百餘字者。蓋欲使讀者一覽而得之。不待復尋繹書策也。如勤上人詩集敘。引程公罷廷尉賓客反覆事。晁君成詩集敘。引李邵漢中以星知二使者事。上富丞相詩。引左史倚相美衛武公事。答李琮書。引李固論發兵討交趾事。與朱鄂州書。引王濬活巴人生子事。蓋公堂記。引曹參治齊事。滕縣公堂記。引徐公事。溫公碑。引慕容紹宗李勣事。密州通判題名記。引羊叔子鄒湛事。荔枝歎詩。引唐羌言荔枝事是也。

兩莫愁

莫愁者。郢州石城人。今郢有莫愁村。畫工傳其貌。好事者多寫寄四遠。唐書樂志曰。莫愁樂者。出於石城樂。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謠。古詞曰。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者是也。李義山詩曰。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傳虎旅鳴宵柝。無復雞人送曉籌。此日六軍同駐馬。他時七夕笑牽牛。如何四

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此莫愁者洛陽人。梁武帝河中之歌曰。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采桑南陌頭。十五嫁為盧家婦。十六生兒似阿侯。盧家蘭室桂為梁。中有鬱金蘇合香。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珊瑚挂鏡爛生光。平頭奴子擎履箱。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早嫁東家王。者是也。盧氏之盛如此。所云不早嫁東家王。莫詳其義。近世周美成樂府西河一闋。專詠金陵。所云莫愁艇子曾繫之語。豈非誤指石頭城為石城乎。

### 何公橋詩

英州小市。江水貫其中。舊架木作橋。每不過數年。輒為湍潦所壞。郡守建安何智甫。始疊石為之。方成。而東坡還自海外。何求文以紀。坡作四言詩一首。凡五十六句。今載於後集第八卷。所謂天壤之間。水居其多人之往來。如鷁在河是也。予侍親居英。與僧希賜遊南山。步過橋上。讀詩碑。希賜云。真本藏於何氏。此有石刻。經黨禁亦不存。今以板刻之。乃希賜所書也。賜因言何公初請記。坡為賦此詩。既大書矣。而未遣送耶。候兵執役者見之。以告何。何又來謁。坡曰。軾未到轎所。難以想像落筆。何即命具食。拉坡偕往。坡曰。使君是地主。宜先升車。何謝不敢。乃並轎而行。既至。坡曰。正堪

作詩。晚當奉戒。抵暮送與之。蓋詩中云。我來與公同戰而出。謹呼填道。抱其馬足。故欲同行以印此語耳。坡公作詩時。建中靖國元年辛巳。予聞希賜語時。紹興十七年丁卯。相去四十六年。今追憶前事。乃紹熙五年甲寅。又四十七年矣。

眇泰好娘三女

白樂天鶯子樓詩序云。徐州故張尚書有愛妓曰眇。眇善歌。舞雅多風態。尚書既歿。鼓城有舊第。第中有小樓。名鶯子。眇眇念舊愛而不嫁。居是樓十餘年。幽獨塊然。白公嘗識之。感舊游。作二絕句。首章云。滿窗明月滿簾霜。被冷燈殘拂卧牀。鶯子樓中霜月苦。秋來只為一人長。末章云。今春有客洛陽回。曾到尚書冢上來。見說白楊堪作柱。爭教紅粉不成灰。讀者傷惻。劉夢得泰娘歌云。泰娘本韋尚書家。主謳者尚書為吳郡得之。誨以琵琶。使之歌。且舞。攜歸京師。尚書薨。出居民間。為蘄州刺史。張惲所得。惲謫居武陵而卒。泰娘無所歸。地荒且遠。無有能知其容與藝者。故曰抱樂器而哭。劉公為歌其事云。繁華一旦有消歇。題劔無光履聲絕。蘄州刺史張公子。白馬新到銅駝里。自言買笑擲黃金。月墮雲中從此始。山城少人江水碧。斷鴈哀絃風雨夕。朱絃二絕為知音。雲鬢未秋私自惜。舉目風煙非舊時。夢尋歸路多參差。如何將此千行淚。更灑湘江斑竹枝。杜牧之張好好詩云。牧佐故吏部沈公在江西幕。好好年十三。以善歌來樂籍中。隨公移置宣城。後為沈著作所納。見之於洛陽東城。感舊傷

懷題詩以贈曰。君為豫章姝。十三纔有餘。主公再三歎。謂言天下無。自此每相見。三日已為疎。身外任塵土。尊前極歡娛。飄然集仙客。載以紫雲車。爾來未幾歲。敬盡高陽徒。洛陽重相見。綽綽為當壚。朋遊今在否。落拓更能無。門館慟哭後。水雲秋景初。酒盡滿襟淚。短歌聊一書。予謂婦人女子華落色衰。至於失主無依。如此多矣。是三人者。特見紀於英辭鴻筆。故各傳到今。士君子况於終身不遇。而與草木俱腐者。可勝歎哉。然眇眇節義。非秦娘好好可及也。

顏魯公祠堂詩

予家藏雲林繪監冊。有顏魯公畫像。徐師川題詩曰。公生開元間。壯及天寶亂。捐軀范陽胡。竟死蔡州叛。其賢似魏證。天下非貞觀。四帝數十年。一身逢百難。少時讀書史。此事心已斷。老來鬢髮衰。慨歎功名晚。嗟哉忠義途。提去不可緩。初無當年悲。只令後世歎。一朝絕霖雨。南畝常亢旱。小夫計難得。斯民蓋塗炭。長歌詠君節。千載勇夫慍。敬書于張紳庶幾古人半。師川以詩鳴江西。然此篇不為工。嘗記李德遠舉似童敏德游湖州。題公祠堂長句曰。挂帆一縱疾於鳥。長興夜廢吳興曉。杖藜上訪魯公祠。一見目明心皎皎。未說邦人懷使君。且為前古惜忠臣。德宗更用盧杞相。出當

斯位誠艱辛。生逆龍鱗死虎口。要與乃兄同不朽。狂童希烈何足罪。姦邪嫉忠假渠手。乃知成仁或殺身。保身不必皆哲人。此公安得世復有。洗空凡馬須騏驎。童之詩語意皆超拔。亦臨川人而終身不得仕。為可惜也。

### 閔子不名

論語所記孔子與人語及門弟子并對其人問答皆斥其名。未有稱字者。雖顏冉高第亦曰回。曰雍。唯至閔子獨云子騫。終此書無損名。昔賢謂論語出於曾子。有子之門人。予意亦出於閔氏。觀所言閔子侍側之辭。與冉有子貢子路不同。則可見矣。

### 曾皙待子不慙

傳記所載曾皙待其子參不慙。至云因鉏菜誤傷瓜。以大杖擊之仆地。孔子謂參不能如虞舜。小杖則受。大杖則避。以為陷父於不義。戒門人曰。參來勿內。予竊疑無此事。殆戰國時學者妄為之辭。且曾皙與子路冉有公西華侍坐。有浴乎沂。風乎舞雩之言。涵泳聖教。有超然獨見之妙。於四人之中。獨蒙吾與之褒。則其為人之賢可知矣。有子如此。而幾寘之死地。庸人且猶不忍。而謂曾為之乎。孟子稱曾子養曾皙。酒肉養志。未嘗有此等語也。

具圓復詩

吳僧法具。字圓復。有能詩聲。予乃紀之於夷堅志中。殊為不類。比於福州僧智恢處。見其詩藁一紙。字體效王荆公。其送僧一篇云。灘聲嘈嘈雜雨聲。舍北舍南春水平。拄杖穿花出門去。五湖風浪白鷗輕。送翁士特云。朝入羊腸暮鹿頭。十三官驛是荊州。具車秣馬曉將發。寒燭燒殘語未休。竹軒云。老竹排簷誰手種。山日未斜寒翠重。六月散髮葉底眠。冷雨斜風頭入夢。冬凋峯木雪縞廬。落眼青青卻笑渠。花時吹笛排林上。吳州還見竹溪圖。和子蒼三馬圖云。從來畫馬稱神妙。至今只說江都王。將軍曹霸實季仲。沙苑丞相猶諸郎。龍眠居士善畫馬。獨與二子遙相望。兩馬駢立真驪驕。一馬脫去仍騰驤。浣花老人今已亡。嗚呼五馬誰平章。飽知畫肉亦畫骨。妙處不減黃無雙。又一篇云。燒燈過了。客思家。獨立衡門數暝鴉。燕子未歸梅落盡。小窗明月屬梨花。皆可咀嚙也。吳門僧惟茂住天台山一禪刹。喜其旦暮見山。作絕句曰。四面峰巒翠入雲。一溪流水漱山根。老僧只恐山移去。日午先教掩寺門。甚有詩家風旨。而或者謂山若欲去。豈容人掩住。蓋吳人癡默習氣也。其說可謂不知音。

人當知足

予年過七十。法當致仕。紹熙之末。以新天子臨御。未敢遽有請。故玉隆滿秩。只以本官職居里鄉。充趙子直。不忍使絕祿粟。俾之因任。方用贄食太倉。為愧而親朋謂予爵位不遠二兄。以為取取。予誦白樂天初授拾遺詩以語之。曰奉詔登左掖。束帶參朝議。何言初命卑。且脫風塵吏。杜甫陳子昂才名括天地。當時非不遇。尚不過斯位。其安分知足之意。終身不渝。因略考國朝以來名卿偉人。負一時重望。而不躋大用者。如王黃州禹偁。楊文公億。李章武宗諤。張乖崖詠。孫宣公奭。晁少保迴。劉子儀筠。宋景文祁。范蜀公鎮。鄭毅夫獬。滕元發。甫東坡先生。范淳父祖禹。曾子開。肇彭器資。汝礪。劉原甫。啟蔡君謨。襄孫莘老。覺近世汪彥章。藻孫仲益。觀諸公皆不過尚書學士。或中年即世。或遷謫留落。或無田以食。或無宅以居。况若我忠宣公者。尚忍言之。則予之忝竊。亦已多矣。

淵明孤松

淵明詩文。率皆紀實。雖寓興花竹間。亦然歸去來辭云。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旋。其飲酒詩二十首中一篇云。青松在東園。眾草沒其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連林人不見。獨樹眾乃奇。所謂孤松者是已。此意蓋以自況也。

饒州刺史

饒州良牧守自吳至今以政績著者有九賢。郡國立祠以事。此外知名者蓋鮮。白樂天集有吳府君碑云。君諱丹。字真存。以進士第八官。讀書數千卷。著文數萬言。生四五歲所作戲。輒象道家法事。既冠。喜道書。奉真籙。每專氣入靜。不粒食者數歲。飄然有出世心。既壯。在家為長屬。有三幼弟。八稚姪。不忍見其饑寒。慨然有干祿意。求名得名。家無長物。澹乎自處。與天和始終。享壽命八十二歲。無室家累。無子孫憂。終於饒州官次。大略如此。吳君在饒。雖無遺事可紀。以其邦君之故。姑志於書。吳為人清淨恬寂。所謂達士。然年過八十尚領郡符。又非為妻子計者。良不可曉。唐之治不播。棄黎老。故其居職不自以為過云。

紫極觀鐘

饒州紫極觀有唐鐘一口。形製清堅。非近世工鑄可比。刻銘其上曰。天寶九載歲次庚寅二月庚申朔十五日癸酉造。通直郎前監察御史貶樂平員外尉李達年銘。前鄉貢進士薛彥偉述序。給事郎行參軍趙從一書。中大夫使持節鄱陽郡諸軍事檢校鄱陽郡太守天水郡開國公上官經野妻扶風郡君韋氏奉為開元天地大寶聖

文神武應道皇帝敬造洪鐘一口其後列錄事參軍司功司法司士參軍各一人司戶參軍二人參軍二人錄事一人鄱陽縣令一人尉二人又專檢校官鄱陽縣丞宋守靜專檢校內供奉道士王朝隱又朝士七人銘文亦雅潔字畫不俗但月朔庚申則癸酉日當是十四日錫之金石而誤如此浮洲開福院亦有吳武義年一鐘然非此比也。

### 兼中書令

紹熙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宣麻制除嗣秀王伯圭兼中書令此官久不除學士大夫多不知本末。至或疑為當入都堂治事。邨報至外郎尤所不曉。邁考之典故。侍中中書令為兩省長官。自唐以來居真宰相之位。而中令在侍中上。肅宗以後始以處大將。故郭子儀僕固懷恩朱泚李晟韓弘皆為之。其在京則入政事堂。然不預國事。懿僖昭之時。員浸多。率由平章事遷兼侍中。繼兼中書令。又遷守中書令。三者均稱使相。皆大勅繫銜而下書使字。五代尤多。國朝創業之初尚仍舊貫。於是吳越國王錢俶天雄節度符彥卿雄武王景武寧郭從義保大武行德成德郭崇昭義李筠淮南李重進永興李洪義鳳翔王彥超定難李彝興荆南高保融武平周行逢武寧王

晏武勝侯章歸義曹元忠十五人同時兼中書令太宗朝唯除石守信而趙普以故相拜真宗但以處親王嘉祐末除宗室東平王允弼襄陽王允良元豐中除曹佺與允弼允良相去十七八年爵秩固存沈括筆談謂有司以佺新命言自來不曾有活中書令請俸則例蓋妄也官制行改三使相並為開府儀同三司元祐以後不復有之雖崇觀政宣輕用名器且改為左輔右弼然蔡三為公相亦不敢居乾道中詔於錄黃及告命內除去侍中中書令遂廢此官今當先降指揮復置則於事體尤愜當也嗣王終不敢當於是寢前命而賜贊拜不名

### 作文字要點檢

作文字不問工拙小大要之不可不著意檢點若一失事體雖遣詞超卓亦云未然前輩宗工亦有所不免歐陽公作仁宗御書飛白記云予將赴亳假道於汝陰因得閱書於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為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曰此寶文閣之所藏也胡為乎子之室乎曰曩者天子燕從臣於羣玉而賜以飛白予幸得預賜焉烏有記君上哀翰而彼此稱予且呼陸經之字又登貞觀御書閣記言太宗飛白亦自稱予外制集序歷道慶曆更用大臣稱呂夷簡

夏竦韓琦范仲淹富弼皆斥姓名而曰顧予何人亦與其選又曰予時掌誥命又曰予方與修祖宗故事凡稱予者七東坡則不然為王誨亦作此記其語云故太子少傅安簡王公諱舉正臣不及見其人矣云云是之謂知體

### 侍從兩制

國朝官稱謂大學士至待制為侍從謂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為兩制言其掌行內外制也舍人官未至者則云知制誥故稱美之為三字謂尚書侍郎為六部長貳謂散騎常侍結事諫議為大兩省其名稱如此今盡以在京職事官自尚書至權侍郎及學士待制均為侍從蓋相承不深考耳予家藏王浚春秋通義一書至和元年鄧州繳進二年有旨送兩制看詳於是具奏者十二人皆列名銜學士七人曰學士承旨禮部侍郎楊察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趙槩楊偉刑部郎中胡宿吏部郎中歐陽修起居舍人呂溱禮部郎中王洙知制誥五人曰起居舍人王珪右司諫賈黯兵部員外郎韓絳起居舍人吳奎右正言劉敞而他官弗預此可見也翰林本以六員為額劉沆作相與領溫成后喪事以王洙同其越禮建明於是員外用之嘗為一時言者所論正此時云

片言解禍

自古將相大臣。遭罹譖毀。觸君之怒。墮身於危棘將死之域。而以一人片言。轉禍為福。蓋投機中的。使聞之者。曉然易寤。然非遭值明主。不能也。蕭何為明請上林苑中空地。高祖大怒。以為多受賈人財物。下何廷尉械繫之。王衛尉曰。陛下距楚數歲。陳絺黥布反時。相國守關中。不以此時為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上不澤。即日赦出。何絳侯周勃免相。就國。人上書告勃欲反。廷尉逮捕勃治之。薄太后謂文帝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帝即赦勃。此二者可謂至危不容殺。而於立談間見效如此。蕭望之受遺輔政。為許史恭顯所嫉。奏望之與周堪劉更生朋黨。請召至廷尉。元帝不省。為下獄也。可其奏。已而悟其非。令出視事。史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免為庶人。高祖文帝之明。而受言。元帝之昏。而遂非。於是可見。

忠言嘉謨

楊子法言。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謂之忠。謨合臯陶謂之嘉。如子雲之說。則言。之與謨。忠之與嘉。分而為二。傳注者皆未嘗為之辭。然則稷契不能嘉謨。臯陶不能

忠言乎。三聖賢遺語可傳於後世者。唯虞書存五篇之中。臯陶矢謨多矣。稷與契初無一話一言可考。不知子雲何以立此論乎。不若魏鄭公但云良臣稷契臯陶。乃為通論。

### 免直學士院

慶元元年正月一日。鄭湜以起居郎直學士院。二月二十三日。趙汝愚罷相。制乃湜所草議者。指為褻詞太過。二十五日有旨免兼直院。或以為故事所無。按照寧初。王益柔以知制誥兼直學士院。嘗奏中書熟狀如董氈階官之誤。宰相怒其不申堂用。他事罷其兼直。已而遣龍圖閣直學士湜亦以罷直求去。不許。越三月而遣權刑部侍郎。甚相類也。

### 大賢之後

杜詩云。大賢之後。竟陵邊。蕩蕩古今同一體。乃贈狄梁公曾孫者。至云飄泊岷漢。干謁王侯。則其哀微可知矣。近見餘干寓客李氏子云。本朝三李相。文正公昉。文靖公沆。文定公迪。皆一時名宰。子孫亦相繼達官。然數世之後。益為蕭條。又經南渡之厄。今三裔竝居餘干。無一人在仕版。文定濮州之族。今有居越者。雖曰不顯。猶簪纓僅

傳。而文正文靖無聞。可為太息。

鐘鼎銘識

三代鐘鼎彝器存於今者。其間致識唯眉壽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之語。差可辨認。餘皆茫昧不可讀。談者以為古文質朴固如此。予竊有疑焉。商周文章見於詩書三盤五誥。雖詰曲聳牙。尚可精求其義。他皆坦然明白。如與人言。自武王丹書諸銘外。其見於經傳者。如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正考父鼎銘曰。一命而偃。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饁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臬氏量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啟厥復。茲器維則。祭射侯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衛禮至銘曰。余披殺國子。莫余敢止。孔惺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於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於漢陽。即宮於宗周。奔走無射。啟佑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嗜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風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惺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於烝彝鼎。扶風美陽鼎銘曰。王命尸臣。官此柁邑。賜爾旂鸞。黼黻。玃。尸臣拜手稽首曰。

敵對揚天子丕顯休命。此諸銘未嘗不粲然。何為傳於今者。艱澀無緒。乃爾。漢去周未遠。武宣以來。郡國每獲一鼎。至於薦告宗廟。羣臣上壽。實憲出征。南單于遣以古鼎。容五斗。其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于子孫。孫永保用。憲乃上之。蓋以其難得故也。今世去漢千年。而器寶之出。不可勝計。又為不可曉。已。武帝獲汾陰睪上鼎。無款識。而備禮迎享。宣帝獲美陽鼎。下羣臣議。張敞乃以有款識之故。絀之。又何也。

### 犧尊象尊

周禮司尊彝。裸用雞彝。鳥彝。其朝獻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漢儒注曰。雞彝。鳥彝。謂刻而畫之。為雞。鳳。凰之形。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或曰。以象骨飾尊。又云。獻音娵。有娵娵之義。惟王肅云。犧象二尊。竝全牛象之形。而鑿背為尊。陸德明釋周禮獻尊之獻音素。何反而於左氏傳。犧象不出門。釋犧為許宜反。又素何反。予按。今世所存故物。宣何博古圖所寫。犧尊純為牛形。象尊純為象形。而尊在背。正合王肅之說。然則犧字。只當讀如本音。鄭司農諸人所云。殊與古製不類。則知目所未覩。而臆為之說者。何止此哉。又今所用爵。除太常禮器之外。郡縣至以木刻一雀。別置杯於背。以承酒。不復有兩柱三足。雙耳侈口之狀。向在福州見之。尤為可

笑也

再書博古圖

予昔年因得漢區讀博古圖嘗載其序述可笑者數事於隨筆近復盡觀之其謬妄不可殫舉當政和宣和間蔡京為政禁士大夫不得讀史而春秋三傳直束高閣故其所引用絕為乖盾今一切記之於下以示好事君子與我同志者商之癸鼎只一癸字釋之曰湯之父主癸也父癸尊之說亦然至父癸區則又以為齊癸公之子乙鼎銘有乙毛兩字釋之曰商有天乙祖乙小乙武乙太丁之子乙今銘乙則太丁之子也父乙鼎曰父乙者雍己也繼雍己者乃其弟太戊豈非繼其後者乃為之子邪至父己尊則直云雍己之子太戊為其父作予按以十干為名商人無貴賤皆同而必以為君所謂癸即報癸己即雍己是六七百年中更無一人同之者矣商公非鼎銘只一字曰非釋之曰據史記有非子者為周孝王主馬其去商遠甚惟公劉五世孫曰公非考其時當為公非也夫以一非字而必強推古人以證之可謂無理周益鼎曰春秋文公六年有梁氏益昭公六年有文公益未知孰是予按左傳文八年所紀乃梁益耳而杞文公名益姑周繇駒父鼎曰左傳有駒伯為卻克軍佐駒其姓

也。此曰駒父，其同駒伯為姓邪？予按左傳駒伯者卻錡也。錡乃克之子。是時卻氏三卿，錡曰駒伯，犖曰苦成，叔至曰溫季，皆其食采邑名耳。豈得以為姓哉？叔液鼎曰：考諸前代叔液之名，不見於經傳。惟周八士有叔夜，豈其族歟？夫伯仲叔季為兄弟之稱，古人皆然，而必指為叔夜之族，是以叔為氏也。周州曰：州出於來國，後以州為氏。在晉則大夫州綽，在衛則大夫州吁，其為氏則一耳。予按來國之名無所著見，而州吁乃衛公子，正不讀春秋，豈不知衛詩國風乎？遂以為氏，尤可哂也。周高克尊曰：高克者不見於他傳，惟周末衛文公時有高克將兵，疑克者乃斯人，蓋衛物也。予按元銘文，但云伯克，初無高字。高克，鄭清人之詩，兒童能誦之，乃以為衛文公時。又言周末，此書局學士，蓋不曾讀毛詩也。周毀敦曰：銘云伯和父，和者，衛武公也。武公平戎有功，故周平王命之為公。予按一時列國雖子男之微，未有不稱公者。安得平王獨命衛武之事？周慧季鬲曰：慧與惠通。春秋有惠伯惠叔，魏姜敦有惠仲，而此鬲名之為惠季，豈非惠為氏，而伯仲叔季者乃其序邪？予按惠伯惠叔，正與莊伯戴伯平仲敬仲武叔穆叔成季相類，皆上為諡而下為字，烏得以為氏哉？齊侯鐙銘云：咸有九州，處禹之都，釋之曰：齊之封域有臨淄、東萊、北海、高密、膠東、泰山、樂安、濟南、平原。

蓋九州也。予按銘語正謂禹九州耳。今所指言即名周世未有。豈得便以為州乎。宋公諡鐘銘曰。宋公成之。經鐘釋之曰。宋自微子有國二十世而有共公。固成又一世而有平公。成又七世而有別公。成未。知孰是。予按宋共公名史。記以為瑕。春秋以為固。初無曰固成者。且父既名成。而其子復名之可乎。則成君為弟。偃所逐亦非名成也。周雲雷磬曰。春秋魯譏臧文仲以玉磬告。糴於齊。按經所書但云臧孫長告糴於齊。左傳亦無玉磬之說。漢定陶鼎曰。漢初有天下以定陶之地封彭越為梁王。越既叛命。乃以封高祖之子恢。是為定陶共王。予按恢正封梁王。後徙趙。所謂定陶共王者。元帝之子。哀帝之父。名康者也。

### 碌碌七字

今人用碌碌字。本出老子云。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孫愐唐韻引此句。及王弼別本以為球球然。又為錄錄。錄錄。鹿陸。陸祿祿。凡七字。史記毛遂云。公等錄錄。因人成事。唐韻以為錄錄。漢書蕭何贊云。錄錄未有奇節。顏師古注錄錄。猶鹿鹿言在凡庶之中也。馬援傳今更共陸陸。莊子漁父篇祿祿而受變於俗。後生或不盡知。

### 占測天星

國朝星宮曆翁之伎。殊愧漢唐。故其占測荒茫。幾於可笑。偶讀四朝史天文志云。元祐八年十月戊申。星出東壁西。慢流至羽林軍沒。主擢用文士。賢臣在位。紹聖元年二月丙午。星出壁東。慢流入濁沒。主天下文章士登用。賢臣在位。元符元年六月癸巳。星出室至壁東沒。主文士入國。賢臣用。二年二月癸卯。星出靈臺。北行至軒轅沒。主賢臣在位。天子有子孫之喜。按是時宣仁上仙。國是丕變。一時正人以次竄斥。章子厚在相位。蔡卞輔之。所謂四星之占。豈不可笑也。子孫之說。蓋陰論劉后云。

### 政和宮室

自漢以來。宮室土木之盛。如漢武之甘泉建章。陳後主之臨春結綺。隋煬帝之洛陽江都。唐明皇之華清連昌。已載史策。國朝祥符中。姦臣導諛。為玉清昭應會靈祥源諸宮。議者固已崇侈勞費為戒。然未有若政和蔡京所為也。京既固位竊國政。招大璫童貫楊戩賈詳藍從熙何訢五人。分任其事。於是始作延福宮。有穆清成平會寧睿謨凝和崑玉羣玉七殿。東邊有蕙馥報瓊蟠桃春錦疊瓊芬芳麗玉寒香拂雲偃蓋翠葆銓英雲錦蘭薰。插金十五閣。西邊有繁英雪香披芳銓華瓊華文綺絳萼穠華綠綺瑤碧清音秋香叢玉扶玉絳雲亦十五閣。又疊石為山。建明春閣。其高十一

文宴春閣。廣十二丈。鑿圓池為海。橫四百尺。縱二百六十七尺。鶴莊鹿岩。孔翠諸冊。蹄尾以數千計。五人者各自為制度。不相訟製。爭以華麗相誇勝。故名延福五位。其後復營萬歲山。艮嶽山。周十餘里。最高一峯九十尺。亭堂樓館不可殫記。徽宗初亦喜之。已而悟其過。有厭惡語。由是力役稍息。靖康遭變。詔取山禽水鳥十餘萬。投諸汴渠。折屋為薪。翦石為砲。伐竹為篋籬。大鹿數千頭。悉殺之。以啗衛士。

### 僧官試卿

唐代宗以胡僧不空為鴻臚卿。開府儀同三司。予已論之矣。自其後習以為常。至本朝尚爾。元豐三年。詳定官制。所言譯經僧官有授試光祿鴻臚卿少卿者。請自今試卿者改賜三藏大法師。試少卿者賜三藏法師。詔試卿改賜六字。法師少卿四字。並冠以譯經三藏久之復罷。

### 大觀算學

大觀中置算學。如庠序之制。三年三月。詔以文宣王為先師。充鄒荆三國公配饗。十哲從祀。而列自昔著名算數之人。繪像於兩廊。加賜五等之爵。於是中書舍人張邦昌定其名。風后。大撓。隸首。容成。箕子。商高。常僕。鬼臾。區巫。咸九人封公。史蘇。卜徒父。

卜偃梓慎卜楚丘史趙史墨裨窻榮方甘德石申鮮于妄人耿壽昌夏侯勝京房翼奉李尋張衡周興單揚樊英郭璞何承天宋景業蕭吉臨孝恭張曾元王朴二十八人封伯。鄧平劉洪管輅趙達祖冲之殷紹信都芳許遵取詢劉焯劉炫傅仁均王孝通瞿曇羅李淳風王希明李鼎祚邊罔郎顛襄楷二十人封子。司馬季主洛下閎嚴君平劉徽姜岌張立建夏侯陽甄鸞盧太翼九人封男。考其所條具固在於傳記無間者。而高下等差殊為乖謬。如司馬季主嚴君平止於男爵。鮮于妄人洛下閎同定太初曆而妄人封伯。下閎封男。尤可笑也。十一月又改以黃帝為先師云。

### 十八鼎

夏禹鑄九鼎。唯見於左傳。王孫滿對楚子及靈王欲求鼎之言。其後史記乃有鼎震及淪入於泗水之說。且以秦之強暴視衰周如机上肉。何所畏而不取。周亦何辭以卻。赧王之亡。盡以寶器入秦。而獨遺此。以神器如是之重。決無淪沒之理。泗水不在周境內。使何人般舁而往。寧無一人知之以告秦耶。始皇使人沒水求之不獲。蓋亦為傳聞所誤。三禮經所載鐘彝名數詳矣。獨未嘗一及之。詩易所書固亦可考。以予揣之。未必有是物也。唐武后始復置於通天宮。不知何時而毀。國朝崇寧三年用方

士魏漢津言鑄鼎四年三月成於中太一宮之南為殿名曰九成宮中央曰帝籙北方曰寶鼎東北曰牡鼎東方曰蒼鼎東南曰罔鼎南方曰彤鼎西南曰阜鼎西方曰晶鼎西北曰魁鼎奉安之日以蔡京為定鼎禮儀使大觀三年又以鑄鼎之地作寶成宮政和六年復用方士王仔昔議建閣於天章閣西徙鼎奉安改帝籙為隆籙餘八鼎皆改焉名閣曰圓象徽調閣七年又鑄神霄九鼎一曰太極飛雲洞劫之鼎二曰蒼壺祀天貯醇之鼎三曰山嶽五神之鼎四曰精明洞淵之鼎五曰天地陰陽之鼎六曰混沌之鼎七曰浮光洞天之鼎八曰靈光晃曜鍊神之鼎九曰蒼龜大蛇蟲魚金輪之鼎明年鼎成寘於上清寶籙宮神霄殿遂為十八鼎繼又詔罷九鼎新名悉復其舊今人但知有九鼎而十八之數唯朱忠靖公秀水閒居錄略紀之故詳載於此。

#### 四朝史志

四朝國史本紀皆邁為編修官日所作至於高熙乙巳丙午又成列傳百三十五卷惟志二百卷多出李燾之手其彙次整理殊為有功然亦時有失點檢處蓋文書廣博於理固然職官志云使相以待勳賢故老及宰相久次罷政者准趙普得之明道

未。呂夷簡罷。始復加使相。其後王欽若罷。日亦除。遂以為例。按趙普之後。寇準。陳堯叟。王欽若。皆祥符間。自樞密使罷而得之。欽若以天聖初再入相。終於位。夷簡乃在其後十餘年。今言欽若用夷簡故事。則非也。因記新唐書所載李泌相德宗。加崇文館大學士。泌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張說為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為大學士。亦引泌為讓而止。按崔圓乃肅宗朝宰相。泌之相也。相去三十年。反以為圓引泌為讓。甚類前失也。

### 宗室參選

吏部員多闕少。今為益甚。而選人當注職官簿尉。軌為宗室所奪。蓋以盡歷已到部人之故。按宣和七年八月。臣僚論。祖宗時。宗室無參選法。至崇寧初。大啟僥倖。遂使任意出官。又優為之法。參選一日。即在闔遠名次之上。以天支之貴。其間不為無人。而膏粱之習。貪淫縱恣。出為民害者不少。議者頗欲懲革。罷百十人之私恩。為億萬人之公利。誠為至當。若以親愛未忍。姑乞與在部人通理名次。從之。靖康元年八月。又奏云。祖宗時。未有宗室參部之法。神宗時。始選擇差注一二。崇寧初。立法大優。宗室參選之日。在本部名次之上。既歷年月深遠。勞效顯著之人。復占名州大縣。僥便

豐厚之處。議者頗欲懲革。不注郡守縣令與在部人通理名次。有旨從之。此二段元未嘗衝改。不知何時復紊也。

### 元豐庫

神宗常憤北狄倔彊。慨然有恢復幽燕之志。於內帑置庫。自製四言詩曰。五季失圖。檢狃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凡三十二庫。每庫以一字揭之。儲積皆滿。又別置庫。賦詩二十字分揭於上。曰。每度夕惕心。妄意違遺業。顧予不武資。何日成戎捷。其用志如此。國家帑藏之富可知。熙寧元年。以奉宸庫珠子付河北緣邊。於四榷場鬻錢。準備買馬。其數至於二千三百四十三萬顆。乾道以來。有封格南庫所貯金銀楮券。合為四千萬緡。孝宗尤所垂意。入紹興以來。頗供好賜之用。似聞日減於舊云。

### 五俗字

書字有俗體。一律不可復改者。如沖涼。況減。決五字。悉以水為二。

筆陵切。雖士人札與水同。

翰亦然。玉篇正收入於水部中。而二部之末亦存之。而皆注云俗。乃知由來久矣。唐張參五經文字亦以為訛。

容齋三筆卷第十三終

三教論衡

唐德宗以誕日歲歲詔佛老者大論麟德殿并召給事中徐岱及趙需許孟容韋渠牟講說始三家若矛盾然卒而同歸於善帝大悅賚予有差此新書列傳所載也白樂天集有三教論衡一篇云太和元年十月皇帝降誕日奉勅召入麟德殿內道場對御三教談論略錄大端第一座秘書監白居易安國寺引駕沙門義林太清宮道士楊弘元其序曰談論之先多陳三教讚揚演說以啟談端臣學淺才微猥登講座竊以義林法師明大小乘通內外學於大眾中能師子吼臣稽先王典籍假陛下威靈發問既來敢不響答然予觀義林所問首以毛詩稱六義論語列四科請備陳名數而已居易對以孔門之徒三千其賢者列為四科毛詩之篇三百其要者分為六義然後言六義之數四科之目十哲之名復引佛法比方以六義可比十二部經四科可比六度以十哲可比十大弟子僧難云曾參至孝百行之先何故不列於四科居易又為辯析乃曰儒書興義既已討論釋典微言亦宜發問然所問者不過芥子納須彌山一節而已復問道士黃庭經中養氣存神長生久視之道道士卻問敬一

人而千萬人悅。觀其問答旨意。初非幽深微妙不可測。知唐帝歲以此為誕日上儀。殊為可省。國朝命僧升座祝聖。蓋本於此。

夫兄為公

婦人呼夫之兄為伯。於書無所載。予頃使金國時。辟景孫弟輔行弟婦在家許齋醮。及還家。賽願。予為作青詞云。頃因兄伯出使。夫婿從行。雖借用陳平傳兄伯之語。而自不以為然。偶憶爾雅釋親篇曰。婦稱夫之兄為兄公。夫之弟為叔。於是改兄伯字為兄公。視前所用。大為不侔矣。玉篇公字音鐘。注云。夫之兄也。然於義訓。不若前語。

政和文忌

蔡京顯國。以學校科舉箝制多。而為之鷹犬者。又從而羽翼之。士子程文。一言一字。稍涉疑忌。必暗黜之。有鮑輝卿者。言今州縣學考試。未拔文學精弱。先問時忌。有無。苟語涉時忌。雖甚工。不敢取。若曰休兵以息民。節用以豐財。罷不急之役。清入仕之流。諸如此語。熙豐紹聖間。試者共用。不以為忌。今悉絕之。所宜禁止。詔可。政和三年。臣僚又言此者。試文有以聖經之言。輒為時忌而避之者。如曰大哉堯之為君。君哉舜也。與夫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吉凶悔吝。生乎動。吉凶與民同患。以為哉音與。

史同。而危亂凶悔。非人樂聞。皆避。今當不諱之朝。豈宜有此詔禁之。以二者之言考之。知當時試文無辜而坐黜者多矣。其事載於四朝志。

### 瞬息須臾

瞬息須臾頃刻。皆不久之辭。與釋氏一彈指間一刹那頃之義同。而釋書分別甚備。新婆沙論云。百二十刹那成一怛刹那。六十怛刹那成一臘縛。二十臘縛成一牟呼。麥多。三十年呼麥多成一晝夜。又毗曇論云。一刹那者翻為一念。一怛那翻為一瞬。六十怛刹那為一息。一息為一羅婆。三十羅婆為一摩睺羅。翻為一須臾。又僧祇律云。二十念為一瞬。二十瞬名一彈指。二十彈指名一羅預。二十羅預名一須臾。一日一夜有三十須臾。

### 神宗待文武臣

元豐三年。詔知州軍不應舉京官職官者。許通判舉之。蓋諸州守臣有以小使臣為之。而通判官入京朝。故許之薦舉。今以小使臣守沿邊小郡。而公然薦人改官。蓋有司不舉行故事也。神宗初即位。以刑部郎中劉述今朝散大夫久不磨勘。特命為吏部郎中。今朝請大夫樞密院言左藏庫副使陳昉恬靜。久應磨勘。不肯自言。帝曰。右職若效朝

士養名而獎進之。則將習以為高。非便也。翌日以兵部員外郎張問諭朝十年不磨  
勳。特遷禮部郎中。今朝奉大夫其旌賞駕御。各自有宜。此所以為綜核名實之善政。見四朝志

### 綠竹王芻

隨筆中載毛公釋綠竹王芻。以為北人不見竹。故分綠竹為二物。以綠為王芻。熙寧  
初。右贊善大夫吳安度試舍人院。已入等。有司以安度所賦綠竹詩。背王芻古說。而  
直以為竹。遂黜不取。富韓公為相。言史記敘載淇園之竹。正衛產也。安度語有據。遂  
賜進士出身。予又記前賢所紀。仁宗時。賈邊試當仁。不避於師論。以師為眾。謂其背  
先儒訓釋。特黜之。蓋是時士風淳厚。論者皆不喜新奇之說。非若王氏之學也。

### 親除諫官

仁宗慶曆三年。用歐陽修。余靖。王素為諫官。當時名士作詩。有御筆新除三諫官之  
句。元豐八年。詔范純仁為諫議大夫。唐淑問。蘇轍為司諫。朱光庭。范祖禹為正言。宣  
仁后問宰執。此五人者如何。僉曰。外望惟允章。子厚獨曰。故事。諫官皆薦諸侍從。然  
後大臣稟奏。今詔除出中。得無有近習援引乎。此門寢不可啟。后曰。大臣實皆言之。  
非左右也。子厚曰。大臣當明揚。何以密薦。由是有以親嫌自言者。呂公著以范祖禹

韓縝司馬光以范純仁子厚曰。臺諫所以糾大臣之越法者。故事執政初除。苟有親戚及嘗被薦引者。見為臺臣。則皆他徙。今天子幼冲。太皇同聽。萬幾故事不可違。光曰。純仁祖禹實宜在諫列。不可以臣故妨賢。寧臣避位。子厚曰。縝光公著必不私他。日有懷姦當國者。例此而引其親黨。恐非國之福。後及除純仁待制。祖禹著作佐郎。然此制亦不能常常恪守也。

### 檢放災傷

水旱災傷。農民陳訴。郡縣不能體朝廷德意。或慮減放苗米。則額外加耗之入。為之有虧。故往往從窄。比年以來。但有因賑濟虛數而冒賞者。至於蠲租失實。於民不便者。未嘗小懲。宣和之世。執政不能盡賢。而其所施行。蓋有慰人心。京西運判李祐奏。房州民數百人。陳言災傷。知州李悝取其為首者杖而徇之。城市以戒。妄訴用此。其州蠲稅不及一釐。詔李悝除名。簽書官皆勒停。祐又奏唐鄧州蠲災賑乏。悉如法令。均房州不盡減稅。致有盜賊。詔均房州守令悉罷。唐鄧守貳各增一官秩。百姓見憂出於徽宗聖意。而大臣能將順也。

### 檀弓注文

禮弓上下篇。皆孔門高第弟子在戰國之前所論次。其文章雄健精工。雖楚漢間諸人不能及也。而鄭康成所注。又特為簡當。旨意出於言外。今載其兩章以示同志。衛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為之麻。哀牡麻經。注云。惠子廢嫡立庶。為之重服。以譏之。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注。子游名習。禮。文子亦以為當。然未覺其所譏。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注。深譏之。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于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注。覺所譏也。子游趨而就客位。注。所譏行。按此一事。儻非注文明言。殆不可曉。今用五譏字。詞意渙然。至最後覺所譏所譏行六字。尤為透徹也。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閻人為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廐而修容焉。子貢先入。閻人曰。鄉者已告矣。注。既不敢止。以言下之。曾子後入。閻人辟之。注。見兩賢相隨。彌益恭也。今人讀此段。直如親立季氏之庭。親見當時之事。注文尤得其要領云。

左傳議論遺辭頗有害理者。以文章富豔之故。後人一切不復言。今略疏數端以箴其失。傳云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虢。杜氏謂不復專任鄭伯也。周公闕與王孫蘇爭政。王叛王孫蘇。杜氏曰。叛者不與也。夫以君之於臣而言貳與叛。豈理也哉。晉平戎於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逐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不義。晉范吉射趙鞅交兵。劉氏范氏世為昏姻。長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夫以天子之使出聘侯國而言拜成。謂周於晉為欺大國。諸侯之卿跋扈於天子而言討。皆於名分為不正。其他如晉邢侯殺叔魚。叔魚兄叔向數其惡而尸諸市。其於兄弟之誼為弗篤矣。而託仲尼之語云。殺親益榮。杜氏又謂榮名益己。以弟陳尸為兄榮。尤為失也。

夫人宗女請受

戚里宗婦封郡國夫人。宗女封郡縣主。皆有月俸錢米。春冬絹綿其數甚多。嘉祐錄令所不備載。頃見張掄娶仲偶女封。遂安縣主。月入近百千。內人請給除糧料院幫勘左藏庫所支之外。內帑又有添給外庭不復得知。因記熙寧初神宗與王安石言。今財賦非不多。但用不節。何由給足。宮中一私身之奉。有及八十貫者。嫁一公主。至

用七十萬緡。沈貴妃料錢月八百貫。聞太宗時宮人惟繫皂紬襜。元德皇后嘗以金線緣幃而怒其奢。仁宗初定公主俸料以問獻穆大主。再三始言其初僅得五貫耳。異時中官月有止七百錢者。禮與其奢。寧儉自是美事也。一時旨意如此。不聞奉行以今度之。何止十百倍也。

### 蜀茶法

蜀道諸司。惟茶馬一臺最為富盛。茶之課利多寡。與夫民間利疚。他邦無由可知。予記東坡集有送周朝議守漢州詩云。茶為西南病。毗俗記二李。何人折其鋒。矯矯六君子。注二李杞與稷也。六君子謂思道與姪正儒。張永徽吳醇翁呂元鈞宋文輔也。初熙寧七年。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經畫買茶。以滿宗閔同領其事。蜀之茶園。不殖五穀。惟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錢。三百折絹一匹。三百二十折絹一匹。十錢折綿一兩。二錢折草一圍。凡稅額總三十萬。杞初設官場。歲增息為四十萬。其輸受之際。往往壓其斤重。侵其加直。杞以疾去。都官郎中劉佐體量多。其條畫於是宗閔乃議。民茶息收十之三。盡賣於官場。蜀茶盡權。民始病矣。知彭州呂陶言天下茶法既通。蜀中獨行禁權。况川峽四路所出茶貨。北方東南諸處十不及一。諸路既許通商。兩川

卻為禁地。虧損治體莫甚於斯。且盡摧民茶。隨買隨賣。或今日買十千。明日即作十  
三千賣之。比至歲終。不可勝算。豈止三分而已。佐杞宗閔作為敝法。以因西南生聚  
佐坐罷去。以國子博士李稷代之。陶亦得罪。待御史周尹。復極論權茶為害。罷為湖  
北提點刑獄。北路漕臣張宗諤。張升卿。復建議廢茶場司。依舊通商。稷劾其疏謬。皆  
坐。竝秩茶場司行劄。予督棉州。彰明縣知縣宋大章。繳奏以為非所當用。稷又詆其  
賣直鈞奇坐衝替。一歲之間。通課利及息耗。至七十六萬緡有奇。詔錄李杞前勞而  
官其子。後稷死於永樂城。其代陸師閔言其治茶五年。獲淨息四百二十八萬緡。詔賜  
田十頃。凡上所書。皆見於國史。坡公所稱。思道乃周尹。永徽乃二張之一元鈞。乃呂  
陶。文輔乃大章也。正孺醇翁之事不著。

### 判府知府

國朝著令。僕射宣徽使使相知州府者。為判。其後改僕射為特進。官稱如昔時。唯章  
子厚罷相守越。制詞結尾云。依前特進知越州。雖曰黜典。亦學士院之誤。同時執政  
蔣穎叔。以手簡與之。猶呼云判府。而章質丈尺云。知府蓋從其實。予所藏名公法書  
冊有之。吾鄉彭公器。資有遺墨一帖。不知與何人。其辭曰。某頓首知郡相公閣下。是

必知州者。故亦不以府字借稱。今世叢爾小壘區區一朝官。承乏作守。吏民稱為判府。彼固僊然居之不疑。風俗淳澆之異。一至於此。

### 歌扇舞衣

唐李義山詩云。鏤月為歌扇。裁雲作舞衣。同時人張懷慶竊為己作。各增兩字云。生情鏤月為歌扇。出性裁雲作舞衣。致有生吞活剝之誚。予又見劉希夷代閨人春日一聯云。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絕相似。杜老亦云。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儲光曦云。竹吹留歌扇。蓮香入舞衣。然則唐詩人好以歌扇舞衣為對也。

### 官會折閱

官會子之作。始於紹興三十年。錢端禮為戶部侍郎。委徽州創樣捺造紙五十萬。邊幅皆不剪裁。初以分數給朝士俸。而於市肆要關處置五場。董見錢收換。每一千別輸錢十。以為吏卒用。商賈入納。外郡綱運。悉同見錢。無欠數陪償及腳乘之費。公私便之。既而印造益多。而實錢浸少。至於十而損一。未及十年。不勝其弊。壽皇念其弗便。出內庫銀二百萬兩。售於市。以錢易楮。焚棄之。僅解一時之急。時乾道三年也。淳熙十二年。邁自婺召還。見臨安人揭小帖以七百五十錢兌一楮。因入對言之。喜其

復行。天語云：此事惟卿知之。朕以會子之故，幾乎十年睡不著。然是後曩弊又生，且偽造者所在有之。及其敗獲，又未嘗正治其誅。故行用愈輕。迨慶元乙卯，多換六百二十。朝廷以為憂，詔江浙諸道必以七百七十錢買楮幣一道。此意固善而不深思。用錢易紙，非有微利，誰肯為之。因記崇寧四年有旨在京市戶市商人交子凡一千許，損至九百五十。外路九百七十得質索如法，毋得輒損。願增價者聽。蓋有所贏縮，則可通行。此理因易曉也。

### 飛鄰望鄰

自古所謂四鄰，蓋指東西南北四者而言耳。然貪虐害民者，一切肆其私心。元豐以後州縣推賣坊場而收淨息以募行之浸久，弊從而生。往往索其抵產，抑配四鄰。四鄰貧乏，則散及飛鄰望鄰之家，不復問遠近，必得價乃止。飛鄰望鄰之說，誠所未聞。元祐元年，殿中侍御史呂陶奏疏論之，雖嘗暫革，至紹聖又復然。

### 衙參之禮

今監司郡守初上事，既受官吏參謁，至晡時僚屬復伺於客次，胥吏列立廷下，通刺曰：衙以聽進退之命。如是者三日。如主人免此禮，則翌旦又通謝刺。此禮之起，不知

何時。唐岑參為虢州上佐。有一詩題為衙郡守還。其辭曰。世事何反覆。一身難可料。頭白翻折腰。還家私自笑。所嗟無產業。妻子嫌不調。五斗米留人。東溪憶垂釣。然則由來久矣。韓詩曰。如今便別官長去。直到新年衙日來。疑是謂月二日也。

容齋三筆卷第五十八則

內職命詞

內庭婦職遣敘皆出中旨。至中書命詞如尚書內省官固知其為長年習事如司字典字輩字知其為主守之微者。至於紅紫霞帔邠國夫人則其年齡之長少爵列之尊卑無由可以測度。紹興二十八年九月仲兄以左史直前奏事時兼權中書舍人高宗聖訓云。有一事待與卿說。昨有宮人宮正者封夫人。乃宮中管事人六十餘歲。非是嬪御。恐卿不知。兄奏云。係王剛中行詞。剛中除蜀帥。係臣書黃容臣別撲入上額首。後四日經筵留身奏事。奏言前日面蒙宣諭。永嘉郡張夫人告詞。既得聖旨。即時傳旨三省欲別選進。昨日宰臣傳聖旨。令不須別撰。上曰。乃皇后閣中老管事人。今六十六歲。宮正乃執事者。昨日宰職奏欲換告。亦無妨礙。不須別進。今已年老多病。但欲得稱呼耳。蓋昨訓詞中稱其容色云。

蔡京除吏

唐天寶之季。楊國忠以右相兼吏部尚書。大集選人。注擬於私第。故事。注官訖。過門下侍中給事中。國忠呼左相陳希烈於座隅。時政侍中為左相給事中在列曰。既對注矣。過

門下了矣。吏部侍郎二人與郎官同咨事，趨走於前。國忠誇謂諸妹曰：「兩箇紫袍主事何如？」史策書此以見國忠顯政舞權也。然猶令侍中給事同坐以明非矯。若蔡京之盜弄威柄，則又過之。政和中以太師領三省事，得治事於家。弟卞以開府在經筵，嘗扶所親將仕郎吳說往見，坐於便室，設一桌，陳筆硯，置玉版紙，闊三寸者數十片於上。卞言常州教授某人之淹滯，曰：「自初登科作教官，今已朝奉郎，尚未脫故職，京問何以處之。」卞曰：「須與一提學。」京取一紙書其姓名及提舉學事字，而缺其路分，顧曰：「要何地？」卞曰：「其家極貧，非得俸入優厚處不可。」於是書河北西路字付老兵持出，俄有以一兵齎一雙緘及紫匣來，乃福建轉運判官直龍圖閣鄭可簡，以新茶獻，即就可簡上書，祕撰運副四字授之。卞方語及吳說，曰：「是安中司諫之子，頗能自立。」且王逢原外孫，與舒王夫人姻眷，其母老欲求一見闕省局。京問吳曾，遂得未對曰：「打套局適闕。」又書一紙付出。少頃，卞目吳，使先退。吳之從姊嫁門下侍郎薛昂，因館其家，纔還舍具以告昂，數所見除目之迅速，昂曰：「此三者已節次書黃矣。」始知國忠猶落第二義也。

題先聖廟詩

兗州先聖廟壁嘗有題詩者云靈光殿古生秋草曲阜城荒散晚鴉惟有孔林殘照  
日至今猶屬仲尼家不顯姓名頗為士大夫傳誦予頃在福州於呂虛己處見邵武上  
官校書詩一冊內一篇題為州西行州西者蔡京所居處也注云靖康元年作時京  
謫湖湘子孫分竄外郡所居第摧毀索寞殆無人跡故為古調以傷之凡三十餘韻  
今但記其末聯云君不見喬木參天獨樂園至今仍是溫公宅其意甚與前相類紹  
興二十五年冬秦檜死空其賜宅明年開河役夫輦泥土堆於墻下天台士人左君  
作詩曰格天閣在人何在偃月堂深恨亦深不見浴陽圖白髮但知郿塢積黃金直  
言動便遭羅織舉目寧知有照臨炙手附炎俱不見可憐泥滓滿墻陰語雖紀實然  
太露筋骨不若前兩章渾成也左頗有才最善謔二十八年楊和王之子傑除權工  
部侍郎時張循王之子子顏子正皆帶集英修撰且進待制矣會葉審言自侍御史  
楊元老自給事中徙為吏兵侍郎蓋以繳論之故左用歇後語作絕句曰木易已為  
工部侍郎長肯作集英修如今臺省無楊葉豚犬趨陞卒未休左居西湖上好事情  
謁人或畏其口後竟終於布衣

季文子魏獻子

儼人必於其倫。後世之說也。古人則不然。魯季文子出一莒僕而歷引舜舉十六相去四凶曰。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晉魏獻子為政。以其子戊為梗陽大夫。謂成鱣曰。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鱣誦大雅文王克明克類。克長克君。克順克比。比於文王之句。而以為九德不愆。勤施無私。曰類。擇善而從之。曰比。言主之舉也。近文德矣。且季孫行父之視舜。魏舒之視文王。何啻天壤之不侔。而行父舒以自比。受人之說。不以為嫌。乃知孟子所謂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非過論也。

### 尊崇聖字

自孔子贊易。孟子論善信之前。未甚以聖為尊崇。雖詩書禮經所載亦然也。書稱堯舜之德。但曰聰明文思。欽明文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至益之對舜。始有乃聖乃神之語。洪範脩作聖與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同列於五事。其究但曰聖時風。若咎證至以蒙為對。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則以狂與聖為善惡之對也。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則以聖與否為對也。下文或哲或謀。或肅或乂。蓋與五事略同。人之齊聖。不過飲酒溫克而已。左傳八愷。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周官六德。知仁聖



大禹之書

夏書五子之歌述大禹之戒。其前三章是也。禹之謨訓。捨虞夏二書外。他無所載。漢藝文志雜家者流。有大命三十七篇云。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命古禹字也。意必依倣而作之者。然亦周漢間人所作。今寂而無傳。亦可惜也。

隨巢胡非子

漢書藝文志墨家者流。有隨巢子六篇。皆云墨翟弟子也。二書今不復存。馬總意林所述各有一卷。隨巢之言曰。大聖之行。兼愛萬民。疎而不絕。賢者歆之。不肖者憐之。賢而不放。是賤德也。不肖不憐。是忍人也。又有鬼神賢於聖人之論。其於兼愛明鬼為墨之徒可知。胡非之言曰。勇有五等。負長劍。赴榛薄。折兕豹。搏熊羆。此獵徒之勇也。負長劍。赴深淵。折蛟龍。搏龜鼉。此漁人之勇也。登高危之上。鵠立四望。顏色不變。此陶岳之勇也。剡必刺。視必殺。此五刑之勇也。齊威公以魯為南境。魯憂之。曹劇匹夫之士。一怒而劫萬乘之師。存千乘之國。此君子之勇也。其說亦卑陋無過人處。

別國方言

今世所傳楊子雲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凡十三卷。郭璞序而解之。其末又

有漢成帝時劉子駿與雄書從取方言及雄答書以予考之殆非也雄自序所為文漢史本傳但云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雄平生所為文盡於是矣初無所謂方言漢藝文志小學有訓纂一篇儒家有雄所序三十八篇注云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雜賦有雄賦十二篇亦不載方言觀其答劉子駿書稱蜀人嚴君平按君平本姓莊漢獻帝諱莊始改曰嚴法言所稱蜀莊沈冥蜀莊之才之珍吾珍莊也皆是本字何獨至此書而曰嚴又子駿只從之求書而答云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則縊死以從命也何至是哉既云成帝時子駿與雄書而其中乃云孝成皇帝反覆抵牾又書稱汝穎之間先漢人無此語也必漢魏之際好事者為之云

### 縱史

史記衡山王傳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漢書傳云日夜縱史王謀反事如淳曰史讀曰勇縱史猶言勉強也顏師古曰縱音子勇反縱史謂獎勵也揚雄方言云食閹慙通音與上同勸也南楚凡己不欲喜而旁人說之不欲怒而旁人怒之謂之食閹亦謂之

德懋今禮部韻略收入漢注皆不引用。

### 總持寺唐勅牒

唐世符帖文書。今存者亦少。隆興府城內總持寺有一碑。其前一紙。乾符三年洪州都督府牒僧仲暹。次一紙。中和五年監軍使帖僧神遇。第三紙。光啟三年十一月。中書門下牒江西觀察使。其後列銜者二十四人。曰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杜遜。能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孔緯。此後檢校左僕射一人。檢校司空二人。檢校司徒八人。檢校太保三人。檢校太傅一人。檢校太尉三人。檢校太師一人。皆帶平章事。著姓。太保兼侍中昭度。不書韋字。檢校太師兼侍中一人。太師兼中書令一人。皆不著姓。捨杜孔韋三正相之外。餘皆小書使字。蓋使相也。後又有節度使鍾傳兩牒。字畫端勁有法。如士人札翰。今時臺省吏文不能及也。嘉祐二年。雒陽人職方員外郎李上交來豫章東湖。見所藏真蹟。為辨之云。二十一人者。乃張濬朱玫李福李可舉李罕之陳敬瑄王處存王徽曹誠李康威李茂貞王重榮楊守亮王鎔樂彥祺朱全忠張全義拓跋思恭時溥王鐸高駢也。而注云見僖宗妃及實錄。以予考之。自三相及拓跋樂彥祺時溥張濬朱全忠李茂貞諸人外。如李克用朱瑄王行瑜。皆是時使。

相不應缺而朱致王鐸王重榮李福皆已死所謂太師中書令者史策不載唯陳敬瑄檢校此官而兼中令最後者其是歟他皆不復可究質矣

### 禁旅遷補

國朝宿衛禁旅遷補之制以歲月功次而遞進者謂之排連大禮後次年殿庭較藝乘輿臨軒曰推堞子其歲滿當去者隨其本資高者以正任團練使刺史補外州總管鈐轄小者得州都監當留者於軍職內除補謂之轉員唯推堞之日以疾不赴赴者為害甚重紹興三十二年四月予以右更午對時將有使事與上介張才甫同飯於皇城司有一老兵幞頭執黑杖子拜辭皇城幹辦官劉知閭泣涕哽噎劉亦為惻然予問其故兵以杖相示滿其上皆揭記士卒姓名營屯事件云身是天武第一軍都指揮使曾立戰巧積官至遷郡團練使今年滿當出職若御前呈試了便得正任使名而為近郡總管不幸小疾遂遭揀汰只可降移外藩將校在身官位一切除落方伏事州都監聽管營部轄三十年勤勞一旦如掃薄命不偶至於如是坐者同歎息憐之按崇寧四年有詔諸班直嘗備宿衛病告滿尚可療者殿前指揮使補外軍城指揮使蓋舊法也

六言詩難工

唐張繼詩今人所傳者唯楓橋夜泊一篇荆公詩選亦但別詩兩首樂府有塞孤一篇而皇甫冉集中載其所寄六言曰京口情人別久揚州估客來疏潮至得陽回去相思無處通書再酬之而序言懿孫子之舊好祇役武昌有六言詩見意今以七言裁答蓋拙於事者繁而費冉之意以六言為難工故衍六為七然自有三章曰江上年年春早津頭日日人行借問山陰遠近猶聞薄暮鐘聲水流絕澗終日草長深山暮雲犬吠雞鳴幾處條桑種杏何人門外水流何處天邊樹繞誰家山絕東西多少朝朝幾度雲遮皆清絕可畫非拙而不能也予編唐人絕句得七言七千五百首五言一千五百首合為萬首而六言不滿四十信乎其難也

杯水救車薪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如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想則謂之水不勝火予讀文子其書有云水之勢勝火一勺不能救一車之薪金之勢勝木一刃不能殘一林土之勢勝水一塊不能塞一河文子周平王時人孟氏之言蓋本於此

誦一人之下

蕭何諫高祖受漢王之封曰。夫能誦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六韜云。文王在岐。召太公曰。吾地小。太公曰。天下有粟。賢者食之。天下有民。賢者牧之。屈於一人之下。則申於萬人之上。唯聖人能為之。然則蕭何之言。其出於此。而漢書注釋諸家。皆不曾引證。

秦漢重縣令客

秦漢之時。郡守縣令之權極重。雖一令之微。能生死人。故為之賓客者。邑人不敢不敬。單父人呂公善沛令。辟仇從之客。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以為禮物相慶也。司馬相如游梁歸蜀。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來過之。舍於都亭。臨邛富人卓王孫。程鄭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其召之。并召令。相如竊王孫女歸成都。以貧困復如臨邛。王孫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長卿人材足依。且又令客。奈何相辱如此。注云。言縣令之客。不可以辱也。是時為令客者如此。今士大夫為守令。故人往見者。雖未必皆賢。豈復蒙此禮敬。稍或戾於法制。微有干託。其累主人必矣。

之字訓變

漢高祖諱邦。荀悅云之字曰國。惠帝諱盈。之字曰滿。謂臣下所避以相代也。蓋之字之義訓變。左傳周史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謂觀六四變而為否也。他皆倣此。

蹇氏父子

蹇周輔立江西福建茶法以害兩路其子序辰在紹聖中乞編類元祐章疏案牘人為一帖置在二府由是縉紳之禍無一得脫此猶未足言及居元符暹密中肆音樂自娛後守蘇州以天寧節與其父忌日同輒於前一日設宴及節日不張樂其無人臣之義如是蓋舉世未聞也

神臂弓

神臂弓出於弩遺法古未有也熙寧元年民李弘治獻之入內副都知張若水方受旨料簡弓弩取以進其法以糜木為身檀為弰鐵為蹬子鎗頭銅為馬面牙發麻繩扎絲為弦弓之身三尺有二寸弦長二尺有五寸箭木羽長數寸射二百四十餘步入榆木半竒神宗閱試甚善之於是行用而他弓矢弗能及紹興五年韓世忠又侈其制更名克敵弓以與金虜戰大獲勝捷十二年詞科試日主司出克敵弓銘為題云

勅令格式

法令之書。其別有四。勅令格式是也。神宗聖訓曰。禁於未然之謂勅。禁於已然之謂令。設於此以待彼之至。謂之格。設於此使彼效之。謂之式。凡入笞杖徒流死。自例以下至斷獄十有二門。麗刑名輕重者皆為勅。自品官以下至斷獄三十五門。約束禁止者皆為令。命官庶人之等。倍全分釐之給。有等級高下者皆為格。表奏帳籍關牒符檄之類。有體制模楷者皆為式。元豐編勅用此。後來雖數有修定。然大體悉循用之。今假寧一門。實載於格。而公私文書行移。竝名為式。假則非也。

顏魯公戲吟

陶淵明作閒情賦。寄意女色。蕭統以為白玉微瑕。宋廣平作梅花賦。皮日休以為鐵心石腸人。而亦風流豔冶如此。顏魯公集有七言聯句四絕。其目曰大言樂語噉語醉語。於樂語云。苦河既濟真僧喜。新知滿坐笑相視。戎客歸來見妻子。學生放假偷向市。噉語云。拈錘舐指不知休。欲爇侍立涎交流。過屠大嚼肯知羞。食店門外強淹留。醉語云。逢糟過麪便醕酎。覆車墜馬皆不醒。倒著接罹髮垂領。狂心亂語無人竝。以公之剛介守正而作是詩。豈非以文滑稽乎。然語意平常。無可咀嚼。予疑非公詩也。

紀年用先代名

唐德宗以建中興元之亂。思太宗貞觀明皇開元為不可改及。故改年為貞元。各取一字以法象之。高宗建炎之元。欲法建隆。而下字無所本。孝宗以來。始一切用貞元故事。隆興以建隆紹興乾道以乾德至道。淳熙以淳化雍熙紹熙以紹興淳熙慶元以慶曆元祐也。

中舍

官制未改之前。初升朝官。有出身人為太子中允。無出身人為太子中舍。皆今通直郎也。近時士大夫或不能曉。乃稱中書舍人曰中舍。殊可笑云。蘇子美在進奏院會館職有中舍者。欲預席。子美曰。樂中既無箏琶篳篥。坐上安有國舍。虞比。國謂國子博士。舍謂中舍。虞謂虞部。比謂比部員外郎中。皆任子官也。

多赦長惡

熙寧七年早。神宗欲降赦。時已兩赦矣。王安石曰。湯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若一歲三赦。是政不節。非所以弭災也。乃止。安石平生持論。務與眾異。獨此說為至公。近者六年之間。再行覃霽。婺州富人盧助教。以刻核起家。因至田僕之居。為僕父子

四人所執。投寘杵臼內。搗碎其軀為肉泥。既鞫治成獄。而過己酉赦。恩獲免。至復登盧氏之門。笑侮之曰。助教何不下莊收穀。茲事可為克慎。而州郡失於奏論。紹熙甲寅歲。至於四赦。凶盜殺人。一切不死。惠姦長惡。何補於治哉。

### 奏讞疑獄

州郡疑獄。許奏讞。蓋朝廷之深恩。然不問所犯重輕。及情理蠹害。一切縱之。則為壞法。耽延年提點江東刑獄。專務全活死囚。其用心固善。然南康婦人謀殺其夫甚明。曲貸其命。累勘官翻以失入被罪。予守贛。一將兵逃至外邑。殺村民於深林。民兄後知之。畏申官之費。即焚其尸。事發係獄。以殺時無證。尸不經驗。奏裁刑寺。輒定為斷配。予持勅不下。復奏論之。未下。而此兵死於獄。因記元豐中宣州民葉元。以同居兄亂其妻而殺之。又殺兄子。而彊其父與嫂約契。不訟於官。鄰里發其事。州以情理可憫。為上請審刑院。奏欲貸。神宗曰。罪人已前死。姦亂之事。特出於葉元之口。不足以定罪。且下民雖為無知。抵冒法禁。固宜哀矜。然以妻子之愛。既殺其兄。仍戕其姪。又罔其父。背逆天理。傷敗人倫。宜以毆兄至死律論。此旨可謂至明矣。

### 醫職冗濫

神宗董正治官。立醫官額止於四員。及宣和中。自和安大夫至翰林醫官凡一百十七人。直局至祇候凡九百七十九人。冗濫如此。三年五月。始詔大夫以二十員。郎以三十員。醫效至祇候以三百人為額。而額外人免改正。但不許作官戶。見帶遥郡人。竝依元豐舊制。然竟不能循守也。乾道三年正月。隨龍醫官。平和大夫階州團練使。潘攸差判太醫局。請給依能誠例支。以道時在西掖取會。能誠全支本色。因依誠係和安大夫。潭州觀察使。月請米麥百餘碩。錢數百千。春冬綿絹之屬。比他入十倍。田上章極論之。乞將攸合得請給令戶部照條支破。孝宗聖諭云。豈惟潘攸不合得。并能誠亦合住了。即日御筆批依仍改正。能誠已得真俸之旨。旋又罷醫官局。

### 切腳語

世人語音。有以切腳而稱者。亦間見之於書史中。如以蓬為勃籠。槃為勃閩。鐸為突落。巨為不可。團為突樂。鉦為丁寧。頂為謫額。角為斫落。蒲為勃蘆。精為即零。螳為突郎。諸為之乎。旁為步廊。茨為蒺藜。圈為屈攣。錮為骨露。窠為窟駝。是也。

### 唐世辟寮佐有詞

唐世節度觀察諸使。辟置寮佐。以至州郡。差椽屬牒語。皆用四六。大略如告詞。李商

隱拱南甲乙集。顧雲編。豪羅隱湘南雜橐。皆有之。故韓文公送石洪赴河陽幕府序云。撰書辭。具馬幣。李肇國史補。載崖州差。故相韋執誼攝軍事。衙推亦有其文。非若今時。只以吏牘行遣也。錢武肅在鎮。牒鍾廷翰攝安吉主簿云。勅淮南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牒。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鍾廷翰牒。奉處分前件官。儒素修身。早昇官緒。寓居雪水。累歷星霜。克循廉謹之規。備顯溫恭之道。今者願求錄用。特議掄材。安吉屬城。印曹闕吏。俾期差攝。勉効公方。僕聞佐吏之能。豈怯超昇之獎。事須差攝。安吉縣主簿牒舉者。故牒貞明二年三月日牒。後銜云。使尚父守尚書令吳越王押。此牒今藏於王順伯家。其字畫端嚴有法。其文則掌書記所撰。殊為不工。但印記不存矣。謂主簿為印曹亦佳。

### 高子允謁刺

王順伯藏昔賢墨帖至多。其一曰高子允諸公謁刺。凡十六人。時公美徐振甫。余中龔深父。元耆寧秦少游。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司馬公休。李成。季葉致遠。黃道夫。廖明略。彭器資。陳祥道。皆元祐四年朝士。唯器資為中書舍人。餘皆館職。其刺字或書官職。或書郡里。或稱姓名。或只稱名。既手書之。又斥主人之字。且有同舍尊兄之目。

風流氣味宛然可端拜。非若後之士大夫一付筆吏也。蔡忠惠公帖亦有其二。一曰襄奉候子石兄起居朔旦謹謁。一曰襄別洪州少卿學士蓋又在。前帖三十年之先也。

### 蔡君謨書碑

歐陽公作蔡君謨墓誌云。公工於書畫。頗自惜。不妄與人書。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公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温成皇后碑文。又勅公書。則辭不肯曰。此待詔職也。國史傳所載。蓋用其語。比見蔡與歐陽一帖云。邠者得侍陛下清光。時有天旨。令寫御撰碑文。宮寺題榜。至有勳德之家。于請朝廷出勅令書。襄謂近世書寫碑誌。則有資利。若朝廷之命。則有司存焉。待詔其職也。今與待詔爭利。其可乎。力辭乃已。蓋辭其可辭。其不可辭者不辭也。然後知蔡公之旨意如此。雖勳德之家。請於朝。出勅令書者。亦辭之不止。一温成碑而已。其清介有守。後世或未知之。故載於此。

### 楊涉父子

唐楊涉為人。和厚恭謹。哀帝時。自吏部侍郎拜相。時朱全忠擅國。涉聞當為相。與家人相泣。謂其子凝式曰。此吾家之不幸也。必為汝累。後二年。全忠篡逆。涉為押傳國寶使。凝式曰。大人為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

保富貴奈千載何。盡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為之不寧者數日。此一楊涉也。方其且相。則對其子有不幸之語。及持國寶與逆賊。則駭其子勸止之請。一何前後之不相侔也。鄙夫患失。又懲白馬之禍。喪其良心。甘入六臣之列。其可羞也甚矣。凝式病其父失節。託於心疾。歷五代十二君。佯狂不仕。亦賢乎哉。

### 佛曾卮字

法苑珠林敘佛之初生云。開卮字於胷前。躡千輪於足下。又占相部云。如來至真。常於胷前自然卮字。大人相者。乃往古世闡除穢濁不善行。故予於夷堅丁志中載蔡宗曾字。言京死後四十二年。遷葬。皮肉消化已盡。獨心胷上。隱起一卮字。高二分許。如錫刻所就。正與此同。以大姦誤國之人。而有此祥誠不可曉也。豈非天崩地坼。造化定數。故產此異物。以為宗社之禍耶。

### 蘇渙詩

杜子美贈蘇渙詩序云。蘇大侍御渙。靜者也。旅於江側。凡是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絕久矣。肩輿江浦。忽訪老夫。請誦近詩。肯吟數首。才力素壯。詞句動人。涌思雷出。書篋几杖之外。殷殷留金石聲。賦八韻記異。亦記老夫傾倒於蘇至矣。詩有再聞誦新

作突過黃初詩之語。又有一篇寄裴道州并呈蘇渙侍御云。附書與裴因示蘇。此生已媿須人扶。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驅。其褒重之如此。唐藝文志有渙詩一卷云。渙少喜剽盜。善用白弩。巴蜀商人苦之。稱白跣。以比莊蹻。後折節讀書。進士及第。湖南崔瓘辟從事。繼走交廣。與哥舒晃反。伏誅。然則非所謂靜隱者也。渙在廣州作變律詩十九首。上廣府帥。其一曰。養蠶為素絲。葉盡蠶不老。頃筐對空牀。此意向誰道。一女不得織。萬夫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難。禍亦不在大。禍亦不在先。世路險孟門。吾徒當勉旃。其二曰。毒蜂一巢成。高挂惡木枝。行人百步外。目斷魂為飛。長安大道邊。挾彈誰家兒。手持黃金丸。引滿無所疑。一中紛下來。勢若風雨隨。身若萬箭攢。宛轉送所之。徒有疾惡心。奈何不知幾。讀此二詩。可以知其人矣。杜贈渙詩名為記異。語意不與他等。厥有旨哉。

歲後八日

東方朔占書。歲後八日。一為雞。二為犬。三為豕。四為羊。五為牛。六為馬。七為人。八為穀。謂其日晴。則所主之物育。陰則災。杜詩云。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用此也。八日為穀。所係尤重。而人罕知者。故書之。

門焉閨焉

左字傳好用門焉字。如晉侯圍曹門焉。齊侯圍龍盧蒲就魁門焉。吳伐曹吳子門焉。偏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及蔡公孫翩以兩矢門之。門於師之梁。門於揚州之類。皆奇詭之語也。然公羊傳云。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又傑出有味。何休注堂無人焉之下曰。但言焉。絕語辭。堂不設守視人。故不言焉者。休之學可謂精切。能盡立言之深意。

郡縣主壻官

本朝宗室袒免親女出嫁。如壻係白身人。得文解者為將仕郎。否則承節承信郎。妻雖死。夫為官如故。按唐貞元中。故懷澤縣主壻檢校贊善大夫竇克紹狀言。臣頃以國親超授寵祿。及縣主薨逝。臣官遂停。臣陪位出身。未授檢校官。自有本官。伏乞宣付所司。許取前銜婺州司戶參軍隨例調集。詔許赴集。仍委所司。比類前任正員官。依資注擬。自今已後。郡縣主壻除丁憂外。有曾任正員官。停檢校官俸料。後者准此。處分。乃知壻官不停者。恩厚於唐世多矣。紹興中。高士彝尚偽福國長公主。至觀察使。及公主事發。誅死。猶得故官。可謂優渥。

樂府詩引喻

自齊梁以來。詩人作樂府子夜四時歌之類。每以前句比興引喻。而後句實言以證之。至唐張祐李商隱溫庭筠陸龜蒙亦多此體。或四句皆然。今略書十數聯於策。其四句者。如高山種芙蓉。復經黃檗塢。未得一蓮時。流離嬰辛苦。窗外山魃立。知渠脚不多。二更樓底下。摸著是誰梭。淮上能無雨。回頭總是情。蒲帆渾未織。爭得一歡成。其兩句者。如風吹荷葉動。無夜不搖蓮。空織無經緯。求匹理自難。圍棋燒敗襖。著子故依然。理絲入殘機。何悟不成匹。攤門不安橫。無復相關意。黃檗向春生。苦心日日長。明燈照空局。悠然未有期。玉作彈棋局。中心最不平。剪刀橫眼底。方覺淚難裁。中劈庭前棗。教郎見赤心。千尋葶蘆枝。爭奈長長苦。愁見蜘蛛織。尋思直到明。雙燈俱暗盡。奈許兩無由。三更書石闕。憶子夜啼悲。芙蓉腹裏萎。憐汝從心起。朝看暮牛跡。知是宿啼痕。梳頭入黃泉。分作兩死計。石闕生口中。銜悲不能語。桑蠶不作繭。晝夜長懸絲。皆是也。龜蒙又有風人詩四首云。十萬全師出。遙知正憶君。一心如瑞麥。長作兩岐分。破檠供朝爨。須知是苦辛。曉天窺落宿。識誰獨醒人。旦日思雙履。明時願早諧。丹青傳四瀆。難寫是秋懷。聞道新更幟。多應發舊期。征衣無伴搗。獨處自然悲。

皮日休和其三章云。刻石書離恨。因成別後悲。莫言春蠶薄。猶有萬里思。鏤出容刀飾。親逢巧笑難。目中騷客珮。爭奈即闌干。江上秋聲起。從來浪得名。逆風猶挂席。苦不會凡情。劉采春所唱云。不是厨中串。爭知爨裏心。井邊銀釧落。展轉恨還深。驛蠟為紅燭。情知不自由。細絲斜結網。爭奈眼相鈎。尤為明白。七言亦間有之。如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又有情。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也無。合歡桃核真堪恨。裏許原來別有人。是也。近世鄙詞如一落索數闋。蓋效此格。語意亦新工。恨太俗耳。然非才士不能為。世傳東坡一絕句云。蓮子擘開須見慧。楸枰著盡更無棋。破衫卻有重縫處。一飯何曾忘却匙。蓋是文與意並見一句中。又非前比也。集中不載。